



胡蝶女士

歐遊雜記

蘇
俄

在影界服務了十年，對於影業先進的外國，早就希望能夠去觀光一次，這最少可以多增一點經驗，多獲一點見聞。美國是電影的發祥地，尤其是好萊塢，是全世界電影的中心，我唯一的願望便是能夠有一天可以踏到這新大陸，去探探這電影之國的好萊塢，可是世事每每出人意外，當我希望到美洲的時候，命運却偏把我帶到歐洲，幾乎可以說是完全意外地，我竟有這一次歐洲之行，然而美洲也好，歐洲也好，反正不是一樣地可以看到比中國更多更好的事物嗎？所以當我離開上海的時候，心裏依然懷着無窮的喜悅的心情與新的希望，準備一遊這海外的新天地。

事先，蘇聯因為舉行國際影片展覽會，城來了一個電報給南京外交部，邀請我國參加，電報中除了聲請我國電影界的代表外，還特別指明請我出席。當外交

部決定了參加的時候，因為其他代表都很高興去，我也自然很願意一道去出席，藉此可以看看這新興國家及其他歐洲國家的電影事業。

我國出席的代表共分三批起程，第一批是陶伯遜，余一清，孫桂藉三位先生。第二批是黃謙和顏鶴鳴兩先生。

第三批就是周劍雲先生夫婦和我，是最後一批出發的。我們遲出發的原因，當時外間頗有人以為是因為我服裝預備需時，所以就攔了時日，其實呢，那時正在舊曆年關左右，個人臨時決定動身，自然不免有點手忙腳亂，同時明星公司方面在近年關時也當然有許多需待辦理的要務，所以周劍雲先生也不能趕快抽身出國，結果便不得不把啓程的時日稽遲了。

動身之前，駐滬俄代辦施比力尼克在領館中給我們餞行，他對於我的出席非常高興，當時我們曾提出恐怕趕不到展覽會的期限的問題，他却一力担承，叫我們不必顧慮，他會打電報請他們展期，務必等候我們到會的，聽他這樣熱心，我們當時更覺放心前去，不料後來結果並沒展期，我們到俄時已閉會多日，幸而後來展覽會的主持者非常客氣，因為我們趕不及會期，給我們幾乎可以說是重開一次，使我們不致失望，這是後話，容在後面再為詳述。

二月廿一日，是我一個可紀念的日子。雖然在拍戲的時候常常有出門的機會，可是到國外去還是第一次。那天午時，我們早把行李搬到船上，來碼頭送行的，除了自己的親友和明星公司的許多同事之外，還有許多熱心的電影觀眾。我當時心裏除了感激之外，還覺得有點恐懼。我感謝這許多親朋的盛意。但當我想到他們今天來這裏送行，心裏多少總希望我能够帶點更新和更好的東西給他們看看時，自己便不覺有點恐慌，果然我現在回來了，我帶了些什麼新的東西給他們看呢？

船開行後，我望着送行的親友同事們漸漸的退後，一種輕微的感傷掠過我的心上，惜別的心情是人人不免的，何況我這一次的遠行。遙想若干日後，這許多和我朝夕相見共事的戚友與同事們，將和我分隔在地球的兩端，天南地北，心裏能不有點黯然嗎？

我們坐的船是北方號，北方號是蘇俄政府專派來迎顏大使返任及梅蘭芳先生及其劇團赴俄演劇的，我們乘便一道同往，這船並不很大，祇有六千噸重。全船艙內外油飾一新，聽說是因為這次的航程而特別刷新的。船中許多重新設備之處，按這船共分頭二三等，頭二等可載搭客五十人，不過這次船客除我們一行人

及三兩俄客之外，並沒什麼船客，船中既然幾乎盡是中國人，所以處身其中，倒沒有濃厚的異國之感。

我是首次嘗試海洋生活的人，所以沿途雖沒有大風浪，我已經有點受不了，頭一天還沒有什麼，還是一樣地吃喝睡玩，可是第二天却不對了，第二天一醒來便覺得頭暈目眩，很不舒服，一起床便馬上嘔吐起來，沒辦法祇好仍舊躺回床上不敢動，這樣整整一天，除掉喝白開水之外，一點東西也沒吃過，直到第二天下午，我還是不敢起來也不敢吃東西，同船中的朋友便頗替我擔憂，因為航行還有三天，這樣下去是不成的，後來有人說船中暈浪，祇要勉強吃飽，人便會振作起來的，我便依了這話，叫侍役把飯開到房裏來，勉強飽吃一頓，也許這方法是很有效驗，也許是因為後來風浪略為平靜，到了第三天，我的精神便恢復常態，一點不感到航行之苦了。

船中每日三餐，早餐為牛奶麥粉之類，午晚兩餐為燒鷄豬排牛排等，和普通在上海吃的俄國菜差不多，味道也做得不錯，麵包則分黑白兩種，沒有下午茶點，船中侍役皆為俄人，所幸該輪來時，俄政府特派一精通華語之俄女一人同來，所以船中有什麼需要的時候，多由此女任翻譯。

該輪因載重很輕，所以雖有許多處是重新設備，其實也還是很簡單的，消遣的玩意非常少，每天除彼此與同船中人閒談消日之外，祇有下外國象棋，或是打打牌，臨行的時候幸虧親友們送我不少的畫報雜誌，所以船中五日，除暈船睡了兩天之外，還不覺得怎麼寂寞。

二十七日，船便到了海參威埠，到碼頭的時候便有海關的人員上船查驗，同時我們也須將所攜帶的金銀飾物等貴重的東西一一登記清楚，領得憑證，日後出俄境時須憑此證查核，如果沒有此證，海關可以將東西沒收，倘所帶出的東西超過入境時所登記的數目，也一樣的要沒收的，這是將來到俄游歷的人不可不注意，海關員役平日對於檢查方面非常苛嚴，這一次對我們却特別優待，稍為看看便算。

抵步時來碼頭歡迎的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由莫斯科派來之專員與海參威地方當局及我國領事館所派的人員，上岸後先到領事館中休息，權領事對你們招待殷殷，厚意可感，在海參威我們都住在砌留斯金旅館，這旅館規模頗為宏偉，吊在上面的華麗的巨燈，和大理石的圓柱，很具古典美術的風味，可是也許是因爲年代久遠或是別的緣故，一切都染上了陳舊的色彩，房間也很寬敞，不過使我感到

驚異和不安的，便是晚上我竟在床褥上發現了幾顆臭虫。

砌留斯金旅館的侍役男女都有，服裝也很整潔，晚餐的時候還有音樂師奏樂，這裏的房錢是不包括飯錢的，在館中吃飯都得另外付賬，東西也很不便宜，一隻燒雞的價錢是兩元美金，而且那雞還是很老的。

晚飯後和顏大使的姪女公子顏小姐到外面閒逛，因為路上白雲潭滑，心想着買一雙橡皮套鞋，不料跑到外面，商店都關上了門，後來問人，才知道商店每日下午六時後便家家休息，不再做生意的了。

這裏的商店，用錢是分兩種的，有的用美金，有的用盧布，店員有男有女，做生意的態度不滑頭，也不見得很客氣，好像買賣是各人的自由，誰也不必巴結誰，他們看見我們也像不覺得怎樣驚奇，好像他們心目中並沒有國度種族的分別，祇知道彼此都是人類，彼此都應互相尊重而已。

威埠的交通器最普遍的是電車，和一些馬車與汽車，汽車實在很少，而且車身都很舊，價錢非常貴，短短的路程也要一兩元美金，不是普通人所能坐，人力車自然沒有的，整天看見的便是電車上滿擠着人，車少人多，常常看見許多乘客手拉着車窗，身子却掛在車外，上海電車的所謂擁擠，其實還沒有牠的十份一的

利害。

這裏最使人感到不便的是水的問題、潔淨的清水是得用錢買來的，自來水管並不是通到外面自來水公司的，要自己把水買回來，盛在漕裏，然後龍頭才有水放出來，所以洗浴非常不便，俄國和歐洲各國用的洗面盆，當中是沒有橡皮塞子，他們都是習慣把手接着龍頭流出來的水，然後澆洗面部，和我們先盛好了一盆水然後用毛巾洗用的習慣有點兩樣，我洗面的時候便祇好用手帕來代替塞子，

娛樂的地方是影戲館和跳舞場都有，影戲我倒沒去看過，跳舞則聽說我們住的那個旅館晚上也有的，可是我因為早睡，所以也沒看過，祇有一個晚上使館裏面的一位黃先生請我們到過一個聽說是不受任何國屬管治(所謂三不管)的地方的——一個跳舞場去看過，這舞場陳設也還不錯，舞客都是外國人居多，也有幾個俄國舞女專給人伴舞的，這恐怕是俄國全境中所僅見的罷。

在這裏留了三天，除了來時在碼頭上見過許多做苦力的華僑之外，在街道上從不會遇見過，聽說這些做苦力都是青田或山東人，都是沒受過教育的，華僑在這裏的恐怕還很少罷。

為等候三月二日開往莫斯科的特別快車，在海參威一共留了三天，到埠的第

一天，顏大使和梅蘭芳先生等去拜會當地的州長，據說女人是不用去的，所以我沒有去，第二天州長來答拜，同時請我們晚宴，第三天是領事館回請他們，所以三天之內，大半都在應酬中混過了。

三月二日下午六時，乘車啓程赴莫斯科，車中每天三餐，餐殺和普通的差不多，我和顏小姐同住一房，我每次到餐室的時候，總要經過許多扇門，車上無聊，有一次我便索性數牠一數，原來一共有十六扇門，精確算起來，我每次從臥室到餐室，各門啓閉共需三十二次，回來又啓閉三十二次，一共是六十四次，這樣一來，吃的一頓飯，幾乎馬上就可以完全消化得乾乾淨淨了。

車中初時幾天的飯食還好，過了幾天，大概是車中的糧食缺乏，結果是一天不如一天，白麵包沒有了，祇有製糙的黑麵包，幸而我很能隨遇而安的人，所以也不覺得怎樣，同時身邊還幸帶了點罐頭食物，到了後來幾天竟建立了許多的功勞。

沿途經站很多，大站約停十餘分鐘，小站祇停五六分鐘，到了重要的有領事館的站，顏大使總下車去看，我們因為怕冷，而且沿路白雪積道，所以有時祇下車拍個紀念照便了。

在上海未出發之前，我們聽說俄羅斯的氣候是非常冷的，我們便應有盡有的把冷天用的衣物帶齊，大概帶得太齊備了，我們反而不大覺得很冷，海參威時如是，既後來到了莫斯科時也差不多，沿途在車，車中的水汀汽很暖，祇有將抵莫斯科時，在赤塔下車和領事拍了一個照時是最冷的，站了不一會，手脚都僵硬起來，好像千百把寒刀向身上耳上手插下來一樣，真可說是這回歐洲中我所感到的最冷的一次。

車中頗感無聊，他們有時玩玩撲克牌（Bridge 橋），我不懂玩，祇有在旁邊看看，顏大使的外表看來很威嚴，其實是一個很和善氣的長者，時時有說有笑，梅先生却是一個比較沈默的謙厚君子，我們的一節車廂，完全是我們的同胞，彷彿置身在京滬車中一般的也沒有濃厚的異國情調。

車中有兩件絕對相反的可喜和討厭的事，可喜的是沿途各站都有小販到車來做買賣，賣的是牛奶鴨蛋麵包之類，價錢很便宜，而且也很新鮮可口，有時還有很肥嫩的燒鷄，比起在海參威兩元一隻的老鷄真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在後來幾天車上缺乏可口的糧食的時候，更覺得牠是無上的佳餚，可討厭的却是車上沒有浴室，在這十天的旅程中沒有好好的洗過一次澡，幸而是在天冷，倘在夏天，更

不知如何解決了。

車行十日，沿途所見的都是皚皚白雪，窗外顧盼，無論森林平原，都滿堆了積雪，裝綴一個燦爛的銀光世界，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美麗的偉大的雪景，經貝加爾湖的時候，尤其美麗，照眼生輝，奇麗無匹。

三月十二日晨八時，車抵莫斯科站，一到了站，就聽見站外龐雜的人聲，我因為想把行李掘擋好，所以人人都下了車的時候我還在車上，後來戈公振先生上車來找我（戈先生旅俄多年，這次是來接車的），說外面許多記者等着拍照，叫我趕快下車，我祇好放下了行李隨他出去，車站上擠了許多人，來歡迎的有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副司長鮑樂衛 Borovoy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藝術部主任却爾梁斯克（Chernysky）該會東方部主任林迪夫人（Malame Lindé）蘇聯作家特來幾亞考夫（Ter-Tytkov）及我國駐俄大使代辦吳南如及蘇聯駐華大使代表鄂山蔭（Oshinin），此外還有許多拿着攝影機和照相機的記者，第一個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和使我驚訝的是站在我面前搖動着活動攝影機的女攝影師，這位女攝影師身軀壯大，活潑靈健，把重大的攝影機扛來扛去，好像毫不費力的樣子，真使人羨服不置，我以前也聽說外國攝影場中有女導演，女製片家，可是女攝影師

還是頭一次見到，蘇聯是一個新興的國家，在工作上男女的界限幾乎是沒有的，因此我想起女子要達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必須在社會國家服務上能够有同樣的貢獻和效能才可以達到，否則女子永遠是男子眼中的弱者，還談什麼平等呢！

來歡迎的鮑樂衛和鄂山蔭，皆能說華語，鄂山蔭且曾在華住了十多年，所以說得更加流利，他們都表示熱烈的歡迎，林迪夫人能說英語，她對我們的不能趕到電影展覽會期很為關注，殷殷垂問。

在車站上給許多攝影記者拍過了照之後，便分乘汽車直往京都大旅館 Metro Pole Hotel。當日午飯是戈公振先生請我們到他所寓的大飯店 Grand Hotel 裏吃的，戈公振先生來俄多年，精神旺健如故，故人異地相見，更覺欣喜，他在這裏考察了多年，聽他說在最近期內也快要回到中國來了。

中飯後回到旅館稍為休息，五時又赴大使館的茶敘，茶敘吃的是中國點心，都是炒麵飽子餃子的東西，這些食物在中國並不稀奇，可是在這裏却是無可比喻的甘美，尤其是我們十多天吃厭了外國菜，自然更覺可口了。

車中悶坐多日，故是晚將行李擺擋好後，即赴國家第一藝術劇院觀劇，蘇聯戲院差不多無時無地不滿座，買票過遲，便會向隅，那晚的幾張票子，也是使館

中人幾經設法才給我們弄得來的，劇院宏大非常，設備華麗，極具貴族氣味，惟觀衆則盡屬平民耳，劇院共分六層，所有座位，一律用紅絲絨精製，場內雖然載了好幾千人，而觀衆幾盡是工人，可是秩序很好，演劇的時候肅靜無嘩，大家很守規矩，場內不准吸煙，每一幕完結時，總有十分鐘左右的休息，大家便跑出來休息或吸煙，各適其適，到了鈴聲復振，劇又開始的時候，大家又魚貫入座，秩序整齊，公民資格訓練的成功，使人折服，休息室比戲院內座更寬敞，設備亦極華麗，在這裏休息，使人感到異常舒服，蘇聯對於工廠的生產固然力求她的快捷優美，同時對於工人娛樂也設備的異常週到，工作之後有快樂的報酬，這是我在這一夕中所深深感到的。

當晚上演的戲叫「巴黎之火」，是一齣音樂舞蹈的啞劇，劇情是述法國革命的故事的，演員即不歌唱，也不說話，單用舞蹈來表現，同時音樂也幫助表達出了性情的變遷，音樂和舞蹈的表情是世界共通的，我們不懂俄語的人看了一點不覺隔膜，同他們本國人一樣地得到同樣的滿足。

該劇的演出和佈景非常宏大，幾百個演員同時出場不覺牠的擁擠，真的馬匹在台上往來馳騁，舞台的闊大，可以想見了，關於這類的啞劇，以後我也曾看了

幾次，歌劇和話劇也看了幾回，歌劇的規模也很大，俄羅斯在世界的音樂位置上是很著名的，音樂幾乎是每一個人的生命，每一個人對於音樂差不多都有很深的認識和修養，也曾出過許多個天才卓越的音樂家，不少世界有名的歌劇也在俄國產生的，所以這裏的歌劇，不消說自然是有相當的精彩，不過有一點我頗覺得奇怪的，就是那些女角們都癡肥得可怕，有些甚至連彎下腰來也不能够，大概是——一般俄國女子到了中年都漸漸發胖的原故吧，又在歌劇院裏，在那絃樂隊中我發現了幾個女樂師，有些是拉提琴的，蘇俄一般女子的才力堪與男子並肩，由此也可見一斑。

話劇的演出也很成功的，我曾參觀過許多話劇戲院，有一所最新式的戲院，其中佈景全用象徵派的設計，非常的簡單，祇利用燈光色彩明暗來調節，不過大部份的話劇院仍是很寫實的，佈景的逼真，使人幾乎忘記了舞台，無論行雲流水，花開花謝，都佈置得栩栩如生，異常逼真，演員的枝巧也很純熟，說起話來都像很隨便，毫不費力似的，而全場却聽起異常清曠，這當然是素有訓練和設備的合宜的因故，不過想起我們在上海的文明戲那些演員們動不動要大聲疾呼來講話的情形，相形真見絀得多了。

關於電影院，單是莫斯科就差不多有二百餘所，最大的一間非常宏偉，樓分四層，由下面說起，第一層是跳舞場，專借一般人跳舞娛樂吃茶的，第二層是音樂堂，每天演奏音樂，供一般音樂愛好者的欣賞，第三層才是電影院，最上一層是閱書報和休息的地方，蘇聯因為社會組織和別國不同，對於外國的片子還不會允許自由入口，所以映的影片還是自製的多，在我國，單在上海來說，每天報紙的本埠增刊上總印滿了各戲院的電影廣告，蘇聯的報紙却一點沒有的，因為電影是國營的事業，無須競爭拉攏吸引顧客，凡有新片出品，祇在大街通衢上豎立着大幅的畫圖廣告，也不寫着開映該片的地點，因為新片一出，同時開映的戲院總有十幾家，大家看了街頭廣告，便隨便摸進那一間都可以看到的，戲院的收費除外國的遊客收費特貴外，本國民衆去看的，票價非常低廉，座價普通由一個半盧布至四個半盧布，所以座客常滿，稍遲一點就買不到票了，是很常有的事。

除了以上的各種戲院之外，我還參觀過一所兒童劇院，做戲的是兒童，看客也全是兒童，劇本的取材有歷史，神話等都有，不過總含着教育的意味，譬如演神話劇的時候，演員演至中途，忽然停止了演戲，面向着觀眾解釋這不過是神話，而不是真有的事實，並且解釋出這神話裏所包含比喻，解釋完了，然後又恢復

演員的身份接續演下去，有時演滑稽劇時，演至某演員要大笑時，演員又立刻向觀衆解釋他爲什麼要笑，然後又叫觀衆大家一齊大笑。那些小觀衆們自然會很高興地大家一齊大笑一回，休息的時候還教他們舞蹈唱歌，這些舉動看來似乎很幼稚，但對於兒童確是很迎合心理的，因爲兒童們不像大人，雖然是看戲，但要他自始至終的看完，實在是不會有這樣的耐心的，在戲劇當中來一切題外的插渾，使他們有自由休息的機會，實在是很投合兒童心理的方法。

在此我應該大略地說說我們赴俄的目的和牠的經過情形，我們來俄的最大的目的固然是想參加電影展覽會，可是當我們到莫斯科的時候，展覽會早在十日前閉幕，想起在上海臨行的時候駐華大使所對我們說過可以展期的話，不免有點失望，幸而展覽會的主持者不想我們失望而歸，所以對於展覽會時開演過的作品，也重新給我們隨意選看，我們就看了怡巴也夫，愛與恨等幾種，愛與恨是以女性爲中心的劇本，全劇做戲的也差不多全是女演員。

我們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地停留了一個多月的原因，大半是因爲等我們帶去的「姊妹花」和「空谷蘭」的公演，我們是十二日到莫斯科的，展覽會的主持者和我們會見過，知道我們因爲趕會期不及，所以他專爲開映「姊妹花」和「空

谷蘭」而再召集各國代表（包括蘇俄代表和其他國代表之未離俄者）及蘇聯電影事業及藝術界等人士，照俄國習慣（其實歐西各國也莫不如是），宴請集會總要在會期之一個多禮拜以前發出，好讓人家早為預備，所以「姊妹花」一直到二十四號晚才開映，是晚是由蘇俄電影事業總管理處處長蘇密支基（Shmygusky）及蘇俄對外影片貿易局局長烏善也維區（Ustevich）聯名設宴歡迎我們，同時兼請各界觀看「姊妹花」的，當晚來的客人有名導演道夫任科（Dovzhenko）及亞力山德洛夫（Alexanderlov）等。

程序是先映「姊妹花」，映後即行進餐，周劍雲先生即於此時演說，向蘇俄電影界申謝其招待之熱忱，蘇密支基和道夫任科也相繼起立致辭，道夫任科演辭的大意很使我感慨，他大意說從前在歐洲看過許多西方人所攝的中國電影，在這些影片中，常常是對於中國人曲解的，我雖然明知道中國實際的情形不至於這樣，但是中國沒有給她自己辯護和宣傳的工具，即使我心裏大抱不平，也無能為力現在看了中國自己攝製的電影，不僅技術和表演成績都使人那麼滿意，更由此可以給世界各國人士看看，中國是否像他們所想像一般的這樣的民族……

道夫的演辭大意就是這樣，由此我更感覺我們電影從業員所負使命的重大，

發揚民族的光榮，不是我們都有很有的責任嗎？

道氏講完之後，最後由我起立致謝辭，我申謝了他們招待的盛意之外，還表示了在蘇俄所看見婦女參加一切事業的印象感到興趣，我把我的以爲一個國家的進步，必須男女平等爲基礎的感想說出來的時候，很博在座諸來賓的同情，他們甚至再三的歡呼鼓掌。

演講完畢，又開演了兩部俄國短片才散會。

「姊妹花」的第二次的公演，是在列寧格勒的電影廳，(Dom Kino) 電影廳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地都有的，凡蘇俄新出的影片，都在這地方首先公演，請導演及劇作家演員觀看批評，至於「空谷蘭」，則是後來於四月二日我重返莫斯科的時候在當地的電影廳公演的。

「空谷蘭」在莫斯科電影廳的公演，本來節目是預先早已擬定，列爲電影廳四月份前半月開演新片的程序之一的，所以演出的儀式頗爲隆重，當晚電影廳特別重新佈置一番，大門上面就懸有中國字的大標語，上寫着「蘇俄的藝術創作人員向中國電影界工作人員致敬禮」的字樣，又我們事先曾把一百多張的明星公司製片情形及各男女演員的照相送給他們，當晚也裝璜得非常美觀地掛在入門沿扶

梯的兩旁，當中還掛我的放大照片，是晚參加的來賓有我國大使館館員及俄外交部部員，名導演蒲道夫金及男女演員數十人，影片開映之前，由名導演希萊德洛夫起立致詞介紹，及贈我鮮花一束以示歡迎。

影片映完，即舉行晚餐，餐中蒲道夫全起立演說，贊美我們的表演技巧，最後仍由我起立申謝，我在蘇俄公開發表的演說或談話，一向都用普通語，祇有這一次是用廣東話，原因是給我翻譯的李先生恰巧也是廣東人。

「姊妹花」「空谷蘭」在俄所得到的一般批評還很不錯，不過在他們看來，「姊妹花」是比「空谷蘭」更感興趣，原因也許是前者表現中國的色彩較為濃厚，「空谷蘭」裏的穿西裝等的地方，他們以為不大調和，大概他們總以為穿中國衣服才能十足道地表現出中國吧，又導演蒲道夫金和我的談話中，也以為「空谷蘭」的對白太多，未免類乎演說，還有他們覺得我們所用的鏡頭微覺呆板，蘇俄的攝影鏡頭運用的花樣是很多的，所以近來我國也有「俄羅斯鏡頭」的流行語，不過說我們鏡頭太呆板的話，大概他們還沒有明白我們在設備簡單不全的環境下艱苦地製作的情形，我們的有聲攝影機是很笨重的，機的四週一重重的裹得很緊很厚，以防聲音的透進，像這樣的攝影機，有什麼方法可以運用得靈活一點呢？

關於蘇聯的製片場和電影學校都一一參觀過，莫斯科電影學校是於三月十七日由蘇俄影片貿易局招待往參觀的，該校從前是包括演員的訓練，導演，劇本，攝製等一切的學習，最近演員之部已調往製片廠實習，學校則專事教授導演，編劇，攝製，佈景等學科，學生不少，男女均有，校中的人員看見我非常高興，他們恐怕還是第一次看見中國的電影演員罷。

三月二十三日參觀莫斯科製片廠，廠內規模很大，最足注意約是他們一切用具，不論膠片攝影機等等，都是他們本國自己製造的，聽說膠片和攝影機的鏡頭，在兩三年前還須向美國或德國購買，而現在呢，他們已經先後成立了兩所製造膠片的工廠，最近又在高山城着手建築第三所，將來這新的成立之後，可以和世界最大的製膠片廠媲美，其規模的鉅大，可以概見，至於一切有聲無聲的輕重自動攝影機，以及一切收音機等，也無一不是他們自己製造的，蘇俄這幾年來的突飛猛進，其勇往直前的精神，殊足驚佩。

在製片場中有件頗為有趣的事，在參觀談話中，有位導演偶然問起我：

「胡小姐，你在電影界服務了多少年了？」

「十年了，」我說。

「那末你可是兩歲的時候便開始做戲了麼？」他帶着開玩笑的口語說。

可是我不大懂他的意思，便老實說，「我十幾歲的時候開始做戲的。」

他於是笑着說，「什麼？你現在不是祇有十二歲麼？」

我知道他是給我開玩笑，便告訴他，我今年二十七歲了，（照中國歷，我是廿八歲，不過照外國算法，我是廿七歲，所以我這樣對他說。）

這個導演聽了非常驚奇，他望着我，「你已經廿七歲了麼？我以為你祇有十七八歲呢。」

裏聽這話不覺好笑起來，可惜已逝的年華不能復回，倘若我真能恢復到十七病便生好了，其實這也不能笑他，照一般俄國人看來，十七八歲的人已經長成得很像成人，廿七八歲的人要比我們看起來更老些的，因此我想起近年國內許多人都以為我不止廿八歲，有的人還以為我有三十多歲，可是蘇俄的人却以為我沒有廿七八歲，這話又不知從何說起了，其實人底年齡的問題還小，個人無時不應努力還是事大，年齡有什麼關係呢！

參觀之後，廠方還留我們吃中飯，並且很客氣地說，「請吃一頓我們工人吃飯罷，」其實這些飯菜，在我看來，已經比在火車上吃的菜好得多了，廠方無

論管理人以至工人，都吃同樣的東西，他們每人都要買飯票憑票來吃飯。

在莫斯科的一箇月中，起先應酬的事很忙，蘇俄對外文化協會在我們的到步第三天便請宴，是晚到會的有名導演愛森斯坦，女明星奧格洛娃及「怒吼吧，中國！」的作者特萊幾亞考夫等，大使館和我們初次招待外賓大概是在十九號晚，地點當然是在大使館，在莫斯科的許多國大使館中，我覺得最宏麗的還是中國大使館，大使館的會堂很大，能容三百多人，那晚招待外賓除蘇俄藝術界人物外，還有各國的使官，所以到會的人也就不少。

在莫斯科的許多酬酢中多半是大同小異，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波斯大使邀宴的一次

有一天適逢波斯國慶大典，當晚便在波斯大使館中邀請外賓大開會和宴以舞，我們也在被邀之列，是晚到會的有各國的大使武官參贊及其夫人等，衣香鬢影，濟濟一堂，極一時之盛，波斯大使館建築裝置喬麗，燈飾輝煌，儼如置身歐洲古代宮中，是晚到會的各外賓除文官一律穿燕尾服之外，其餘武官之軍服，五色繽紛，肩垂金纓，金紐銀劍，胸際的寶星勳章，燦爛奪目，每一國有一國不同的顏色，可是其莊嚴華貴則無別，當夜宴舞的情形，使我想起了平常在外國

影戲中貴族宴舞會的豪華的情景，也可算是我有生以來所參與過的最盛大的宴舞會，當夜我的赴會，頗引起一般賓客的注意，大家都請使館人介紹，要和我同舞，又當晚的宴會頗為特別，不是像普通宴飲一般地大家圍坐着，等一盤盤菜的端上來，却是一張大卓子上擺滿了幾十種的冷盤，各人自己拿着碟子，自己揀喜歡吃的放在碟上，各自吃喝的，吃完了又再揀取，像這種的宴客法後來在德法時也常遇到，我覺得這種宴食方法很好，主人既省却許多麻煩，客人方面也比較自由，吃得舒服，不至十分拘束，當晚還有波斯大使的兩位女公子作波斯土風舞，以娛來賓，甚有可觀。

關於梅蘭芳先生及其劇團，這次來俄，自然博得很大的盛譽，我因為在莫斯科逗留多日，所以梅氏及劇團的公演，有許多處我也有看到，就個人接觸見聞所及，有幾件頗覺有趣，不妨在此順便一談。

我初到莫斯科的頭一兩天，因為報紙還不曾將我的照片在報紙上發表，所以當我在街道上遊玩或買東西的時候，許多人都指着我說是梅蘭芳，他們好像還不知道梅先生是男人，過了兩天，報紙把我的照片登出來之後，大家才知道以前是弄錯了。

關於我國京戲的男扮女裝，有一次有一位外賓曾問顏大使說：

「我不明白貴國做戲爲什麼不像各國的歌劇一樣，以男做男，以女做女，而要以男扮女呢？」

顏大使畢竟是外交人才，他立即對問者說，「這並不算希奇的，男子的能才往往比女子優越是我們常見的事，譬如說裁縫衣服本來是女子應該做的事，然而一般巧手的裁縫匠還是男人，烹飪是女子的事，可是有名的廚子還是男人，可見無論女子做什麼，總不如男人做得那麼好，男扮女裝也不過用同樣的道理罷了。」

顏大使說完，隨即又回過來對我們說，「這話你們聽來一定很不高興的了，」說完，彼此又笑了一回。

又當梅氏演劇的時候，許多次我都去看，照例每齣戲上演之先，必有人用英文俄文將劇情解說明白，然後開場，可是有許多人仍然對於京戲的台步不大明白，我在看戲的時候，時時左右的觀眾都來向我詢問種種的問題，如「爲什麼有些黑花臉，有些紅花臉？」等等，我對於舊劇本來研究很少，不過也祇好盡我所知的一一給他們解釋。

有一次做汾河灣，劇情是說平貴回窯的故事的，因為京劇的背景常常不大掉換，這次所掛的是宮殿內的佈景，於是就立刻有人問我，爲什麼平貴家裏這樣窮，會有這裏華貴的佈景？我當時覺得頗難解答；最後祇好照實告訴他，中國的戲台佈景有時不過爲要遮掩着幕後，並不要和劇情吻合的，又當平貴回窯的時候，因爲屋陋門口低窄，平貴便俯身旁腰而入，實際上台上並沒有門口的實景的，許多看客還不習慣於中國戲劇須要自己加擬着想像，他們根本看不見門，見他俯身旁腰，不免莫名其妙，於是問題又來了，「爲什麼他不好好地挺身而行，而要把腰彎得這樣低呢？」像這一類的問題，我常常碰到，他們都用着驚奇的眼光來觀看，中國戲劇自古相沿至今，有多年的歷史，我們從小便習慣知道了舞台上的台步，知道了怎樣加上虛幻真想像，一拿到外國去，自然難令他們一看就懂

了。

梅氏在莫斯科第一次上演的地方是音樂廳，音樂廳在花園街，爲前舊俄時代之建築，平日多半是開音樂會之用，有時也演演各種的戲劇，有一次我去看了一次話劇與馬戲的混合劇，劇名叫「馬鐵場情史」，是敘述一個馬戲團的多角戀愛故事的，起先用普通的話劇的演員做下去，做到了馬戲情節的時候，使用馬戲團

的人來頂替，霎時間，台上跳躍飛縱，宛如真馬戲團的表演，使我們彷彿置身馬戲場中，而不是在音樂堂中了。

在莫斯科除參觀了各劇院電影院及製片所等地之外，還到過紅場，列寧墓，加藍林宮 (Kremlin) 等多處，紅場是一片闊大的廣場，聽說是以前革命的時候曾經在那裏流血過的，現在差不多是專供市民的集會和閱兵之用，場中較高處建立着有名的禮拜堂，這堂是建於帝俄時候，相傳從前建立時，俄王指定這一塊小小的地方要一個建築師在這裏建築一座喬麗無匹的寺院，那建築師絞盡心血，果然在這塊地方不很大的所在把牠建出來，成爲現在世界有名的建築物之一，故事是這樣說下去，說後來俄皇見了非常贊鑽，但轉念將來那建築師倘也給別人也弄一座比這個更爲精美時，自己這一座便不能稱爲唯一的傑作，所以結果便把這建築師的一雙眼睛挖去，傳說如是，可見帝俄當日的淫威，這禮拜堂實在是名不虛傳，地方並不很大，而見喬麗堂皇，可稱極鬼斧神工之能事，上面的幾個圓尖，五色斑斕，尤覺輝煌奪目。

蘇俄的一代偉人列寧的墳墓，也就是在紅場中，墓的建築完全是廣闊的四方形，莊嚴偉大，轉梯而下，下層便是列寧遺體的所在，他的遺體是每日開放至下

午六時，任人瞻仰的，每日參觀的人絡繹不絕，瞻仰的依次列進，繞棺而過，不能停止，免阻後來者，遺體置三角玻璃棺內，棺中滿綴電燈，照耀清晰，列寧身衣軍服，瞑目長睡，一手置胸前，一手下垂平放，態度安詳嚴肅，棺前後和墓內各出入口處，皆站有衛士，墓內全是光滑巨塊的石板，極爲嚴肅。

加藍林宮也是舊俄時代的建築，塔尖林立，有些地方形式很像中古時代的堡壘，製計極爲瑰麗，史太林夫人之墓也曾去看過，墓在一個尼庵內，她的墳墓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裝置，平地上豎起了一塊石碑，碑上有夫人的半身雕像，像普通簡單的一個平平無奇的墓而已。

此外參觀過的還有戲劇展覽會，革命陳列館等，前者是古今各國的戲劇模型及戲台上的用具等一切東西無不應有盡有，中國舞台上用的槍劍臉譜也一同陳列，後者是世界各國的革命事蹟及紀念品等。

使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去參觀過的一間托兒所，這是專爲一般虛暇教育嬰兒的婦人而設立的，每個孩子都養得很肥白很可愛，在莫斯科我所見過的小孩子，差不多都是很漂亮很可愛，着是一到長大了的便不成了，托兒所中的管理秩序很多，吃的是人奶和牛奶都有，孩子們的被都做成布袋一般的，把每個孩子套到袋

裏，把頭露在外面，在頸處打了結，這樣便不怕他翻動時會被掀開而受寒了，生病的孩子都另放在一個房間，不和那些健康的孩子們混在一起，病房裏的孩子以皮膚病的居多，多半是用綳帶把頭部或手足部包裹着的。

這種托兒所對於一般婦女實在有無上的便利，就我們中國來說，許多有能力的婦女很想出來做點社會事業，可是往往爲兒女所累而不能分身，托兒所實在是一個唯一解決方法，上海南京現在聽說也先後設立，我們希望這種組織能普遍地發展到各處。

蘇俄對於婚姻制度不甚重視，男女彼此同意，繳三個盧布的註冊費就可以確立了夫婦的名義，沒有什麼儀節，非常省事，離婚也很便當，祇要任何一方提出，離婚便可成立，這裏離婚雖然是這樣容易，實際上離婚的人却很少很少，男女在社會上有同等的職業，也有同等的地位，我在歌劇院中看見有女樂師，在政府行政機關中有女官吏，在製片廠中有女導演，女攝影師，在馬路上我還看見女軍人，開電車，汽車的司機許多都是女子，而銀行，郵局等地的職員，更幾乎是女子佔多數，女子職業最發達的大概要算是蘇聯了。其實我想他們也無所謂男女之分的，凡人就應該爲社會服務，本着誰能做什麼便做什麼，如此分頭工作而已，

莫斯科的汽車還是很少，還是行路和坐電車或公共汽車的居多，不過在電車的沒有像海參崴一般的擁擠到人掛在車外的這樣可怕，十字路口的紅綠燈是自動的，無須交通警察的管理，轉到了紅燈的時候大家停着，到了綠燈時才向前去，秩序整然，不因爲沒有交通警察而私自破壞交通的規律的，

我在莫斯科前後約一月，到過不少的地方，起初的兩天，前面已經說過，許多人以爲我是梅蘭芳，後來各報紙都把我的照片和訪問登載出來之後，大家都知道了，我每到了一個地方，無論是商店，馬路，或什麼地方，人人都圍着我，彼此說着我的名字，有些較爲大胆的便走上來和我說幾句話，可是我們言語不通，他你祇多半說一兩句表示高興話，像說我很漂亮等，出入於各劇院的時候，也一般地爲人所注目，所感謝的，是他們都同樣地用歡迎的眼光看着我，我聽不懂他們的話，可是他們底表情我是讀得懂的。

他們對於我底衣服也常常贊美，我們去的時候，爲能表現中國的美術，所以多帶了幾件刺繡的衣服去，他們看了都非常贊美，記得當空谷蘭在電影大廈公演的時候，因爲要把我的放大照片懸掛，所以特地請我一間照相館去拍照，本來在我初到莫斯科，約我拍照的已有許多處照相館，那時我實在也因爲太忙，所以

都沒去，後來因為「空谷蘭」公演時需要，所以臨時祇好隨便找一間照相館去拍，原意是拍一張的，可是那攝影師看見我長常高興，同時見我穿的衣服美麗，便特別請求我多換幾套衣服，多拍幾張，我在歐洲多月，在照相館拍的照很少，最多的要算這一回了。

莫斯科一般婦女的衣飾，大概要比前幾年好得多了，他們也有絲綢的衣服，也有絲襪，也有塗抹脂粉，鬢髮尤其很是普通的事，在外表一般情形看來，他們的生活似乎是舒服安定的。

在歐洲，女人們都是以戴帽子為有禮貌的，我雖然最怕戴帽，但入國隨俗，因此我便預備也買一頂呢帽，同時在海參威時的套鞋不曾買到，也很想趁在這裏一道買，在此我順便說一說莫斯科的百貨商店，這裏的百貨商店比起我們的永安先施新新等公司要大得多，買東西的人是非常擁擠的，所以樓梯也分開兩處，一處是全是上樓，一處是全是下樓，避免彼此的擠擁，買東西的手續也很覺麻煩，照例是先將貨色揀好，由售貨員還給你一張發票，顧客拿了發票去收賬處付了貨價，然後才持收條到賣物處取貨，所以買一件小小的東西，也要不少的時候和工夫，實在太不方便，百貨商店中不准吸煙，雖然顧客擁擠，也無煙氣中人之苦。

在馬路上却完全相反了，最使我驚異的現象，便是隨地見到的男女老少，吸紙烟的很多，常常看見十餘歲的兒童，口含捲烟，不以爲怪，蘇俄以注意兒童的教養爲標榜，不知何以未見及此？又有一次在旅館前有個衣服不很整潔的小孩向我們要錢，我們給他盧布，他不肯要，說要外國錢，結果我們沒有給他，到底是不是乞丐，我現在還成疑問。

現在我們政府正在極力剷除文盲，這在俄國早就辦得很成功，一般俄人普通都能讀報，提起買報紙，在莫斯科所見的也就比別國不同，報攤是隨處都有，而買報看的人也多得很多，可是單就買報紙一件事來說，他們從沒有爭先恐後的搶着買的，雖然買的人很多，但大家都排列着依次而進，秩序井然，至於上車買票等更不消說是排列成行，毫不爭先的了。

未到俄國之先，我總以爲俄國是隨地革命空氣緊張的所在，可是在我們異鄉人看來，倒不感覺到什麼，雖然列寧和史太林等的巨幅肖像是隨處通衢大街都可以看到，但除此以外，人們都照常地工作，生活，沒有什麼與別的不同之處。

在莫斯科所見的僑胞，除大使館的之外，也很少見到，祇有偶然的在戲院裏碰到幾個或男或女，男的都着普通西裝，女的大都書穿衣裙，照情形看來，他們

大概都是學生，他們有時對我望望，可沒有和我說話，所以我們也沒交談的機會。

莫斯科的咖啡店很多，各工場放了工之後，各咖啡店都滿擠了，他們喜歡慢慢的吃茶，談天，性格和中國人倒有點相像，還有一點也能相像的，便是他們那種做事慢吞吞的態度，我到了莫斯科，吳南如夫人便教我一個俄國字，這字叫「士加里」(шаржи)意即「快些」之謂，她說俄人做事極慢，譬如他叫你等五分鐘，差不多是等於五十分鐘的了，這種情形，在咖啡店飯館地方最易見到，所以非頻頻喊着「士加里」不可，起初我們不知到，曾經有幾處地方請宴，帖子上寫明是晚上十時，我以爲外國是最守時刻的，便往往在十時前去到，結果呢，不特宴會不於十時舉行，有時連主人也還未看見，賓客更是不消說了，說是十時入席的宴會，最早也得十一時許才實現的，我一向以爲祇有我們這一個不守時刻的民族，原來在這裏却找到了同志了。

又這裏的飯食時間很特別，他們在十二時吃的是早餐，下午四時到八時却算是午餐，晚餐是十時至十二時的，我們生活的習慣是這樣，是不是光是我們生活的環境是這樣，却不得而知了，在旅館裏上午是沒有東西吃的，我們早上要到什

麼地方時，祇自己去買些牛奶麵包吃，到十二時回來才吃所謂「早飯」，酒館裏的飯食，早飯大概是麵包麥粉之類，中飯則是番茄牛肉湯牛排燒鷄等，晚飯無湯，却有種煮熟的菓子，大致和上海所吃的俄國菜差不多。

俄國菜中有一種塗在麵包上一同吃的「黑魚子」，以前我是不吃的，這回却學會吃了，據說這種東西，第一次你會覺得很腥，不肯吃下，第二次人家勸你吃時，你祇好勉強吃一點，第三次你便會自動取來吃下去，到了第四次呢，即使人家不許你吃，你也非吃不可了，這話有否形容過甚，無從稽考，不過在我個人經驗來說，以前我是不吃的，自從在俄學會吃之後，現在回來，還想再吃點呢！

在俄國玩了一個多月，什麼都沒學到，祇學了幾個不中用的我國字，一個是「不才好」(Brah)就是「不好」之意，音義和中國字都很相近，一個是我的名字「蝴蝶」，叫「巴巴次加」(Falychinka)，可是俄文的「祖母」却叫「巴波次加」(Babochka)和「蝴蝶」相差祇其中的一個音，所以我也常嘲笑自己說，我現在還是「巴巴次加」，將來我却是個「巴波次加」了！

我們於廿七晚離莫斯科，廿八日晨抵列寧格勒，抵步的時候天氣奇冷，和在

經西伯利亞在赤塔下車時所感到的差不多，我們到列寧格勒時，事先莫斯科方面已有電報去知照，所以這裏最大的製片場的女明星和導演都來接車，彼此應酬了一會之後，我們即驅車到旅館，當天下午便隨即到LentFilm製片廠參觀，LentFilm製片廠比莫斯科的更大，設備更新，一切比前者更爲宏偉，聽說現在還計劃着建築一所更大的攝影場，以求增加出片的質量，綜觀俄國影業的進步，這幾年真是一日千里，並且因爲是國辦的事業，所以在製作方面毫不媽虎，出品的進步更覺迅速。預料若干年後，牠雖未必能握世界電影的霸業，然而和荷李塢抗衡，也正是意中事呢，我們到LentFilm的時候，正值他們製Painir一片，我們也便和片中的演員們合拍了幾張照。

在列寧格勒五天，天天陪我們各處參觀的有LentFilm廠中的一位理事約克和攝影師莫斯惠克兩先生，約克先生比較活潑，莫斯惠克則很沉默寡言，可是態度却非常誠懇，他們兩位天天陪我們到各地參觀，得了不少的便利，莫斯惠克先生叫我教他中國語，同時他教我俄國語，所以從他那裏我倒學了幾句俄國語，我臨離列寧格勒返莫斯科的時候，約克先生還送一個綢製的猴子給我做紀念，莫斯惠克先生則送給我一瓶香水，和一隻漆盒子，這漆盒子看來和我國福州製的差不

多，可是聽說這東西在俄國算是頗為名貴的，香水瓶旁邊還夾着張小紙，上面寫着「蝴蝶小姐再見」幾個中國字，這幾個字是他叫我們寫下來後，馬上自己照樣臨出來的，臨得很不錯，他還送給我一張他給我拍的照片，照片角上印了他自己的小照，上面也寫了幾個中國字。

在列寧格勒看過三次舞台戲，第一次看的是趾尖舞，全個節目始終是用趾尖舞蹈，而配以美麗的音樂的，一次看的是歌劇，另一次看的是歌劇與話劇混合的「風流寡婦」，有唱有做，也有說白，配景非常美麗。

電影院則沒有到過，祇在 Lenfilm 製片廠的試片室中看了幾部片子，其中有一部以坦克車為題材的，我置景與攝影的美麗，都很佳妙，片中述一坦克車軍人與一女學生的戀愛故事，敘時間的變遷，樹木的發芽吐葉，而至於開花結子，攝製非常巧妙，畫面燦爛，光線柔和，的是不同凡響，蘇俄所出各片，對於宣傳軍備的頗多，這一部以坦克車為題材的即其一例，又前在莫斯科也曾看過一本以飛機為題材的影片，滿片飛機密佈，大概也無非是想表示軍備的充實罷了。

在列寧格勒所參觀過的有俄國博物館，加薩林女王行宮等，博物館中多半是歷史性質的東西，和普通博物館中的差不多，女王行宮建築甚為富麗，裏面分各

國式樣不同的各室，中國室中則完全用中國式的傢具，美術品，顧綉的椅套等，陳設也頗覺堂皇，又行宮中陳列俄國歷代帝王的肖像及刻像很很，其車以大彼得皇帝最爲英俊威武，加薩林女王的肖像在這裏看見頗爲豐滿肥胖，但我想在莫斯科加藍林宮見過她十七歲結婚時所穿的禮服，腰部窄小非常，大概是後來發胖的，那禮服是全件用銀絲織成的，異常好看，一直保存到現在，還覺得很新，看來彷彿是剛剛縫好了不久似的。

參觀各地方，最有趣的要算是反宗教博物院了，蘇聯自革命以來，以人類應信賴自己，建設自己爲口號，否認一切宗教的存在，認爲凡帶有神道色彩的宗教都是愚妄無稽的，所以他們要打倒一切的宗教，就是昔日帝俄時代原有許多教堂，現在都給他們通通改造成別的場所，反宗教博物院就是把各種有宗教色彩的東西陳列院在內，並指出牠的無稽，其中上至釋道耶，下至各野蠻民族所拜奉的各種偶像，上下中外古今，無不應有盡有，我國的佛像或佛經等，也在其列。其中要算最有興味的便是有兩具木乃伊，據說這兩具木乃伊在生前的時候，曾經爲神父們指爲活神仙，以爲愚衆斂財的，可是今日這兩具木乃伊却默然地躺在這裏，這證明所謂活神仙，也不過和常人一樣，有生有死，並無神奇之處。

我們到列寧格勒，不過以游覽爲目的，所以不會把從中國帶來的影片帶去，可是當地電影界却非常渴望看一看中國片子，結果祇好打電報回莫斯科去，「姊妹花」寄了來，在列寧格勒的電影廳開演，請當地的電影界人士觀看，大家看後都非常讚美，有許多竟想像不到中國的電影已有了如許的成就，我記得「姊妹花」中映至大寶偷金鎖的一段，觀衆都鼓掌起來，因此我覺得縱然彼此言語習俗不同，但藝術是無國界的，優美或粗劣的地方大家都有同感，談片開映之前，特請當地一間大學的東方語言教授將劇情翻譯出來，所以觀衆看起來都容易明白。

這位教授聽說曾留中國十餘年，精通中國語文，曾將聊齋翻譯介紹到俄國去的。

把列寧格勒和莫斯科比起來，前者是好得多了，無論在交通，建設，民風，和我們所住的旅館相比，都要好得多，若說莫斯科是南京，則列寧格勒恰可以說是北平，因爲這裏多古蹟，多舊俄得代的宮殿，縱橫的河橋，更顯出無限的典雅的美麗，馬路比莫斯科更整潔，汽車也較多，而且民風也比較敦厚，以之來比北平，實在是最合適不過的。

我們前後在列寧格勒留了五天，然後再回莫斯科去。

在莫斯科又盤桓了多天，又到新聞製片廠中參觀，並給他們攝了一段有聲新聞片，留為這次赴俄的紀念。

在蘇俄的印象覺得很好，我學了許多新的東西，也見了許多前所未見的事物，尤其是他們給我們的熱忱，使我更不能忘記，無論在莫斯科或列寧格勒，每次我在公共場所，戲館或跳舞場等，進出的時候，人們總熱烈地鼓掌表示他們歡迎的熱情，我覺得世間像沒有恰當的字眼好用來表示我的謝意。

在蘇聯我處處獲到的是熱情，欣悅和快樂，我千萬想不到，正在這個時候，祖國裏却哄動着一件慘痛的事實，這便是阮玲玉的自殺，遺消息之來，佛如晴空的霹靂，幾乎使我不敢相信，玲玉自殺的消息到莫斯科的時候，和事件發生時已相隔一個月左右，記得是有一天，大使館裏的冒秘書對我說，「阮玲玉吃安眠藥自殺了，」聽了這話，我不特不相信，還叫他不要亂說，我滿以為是因爲在「新女性」中她做自殺的場面，所以有些人故意把這事做廣告，替影片宣傳，來動人聽聞罷了，隨後他帶中國寄來的報紙給我看，上面果然把她自殺的詳情登載了出來，我才知道這不幸的事件是真實的了。

人們大概會想像出我當時所感到的悲痛，倘若他知到我和她底感情是如何地深切的話，我們底認識，是在大家在「白雲塔」中合作的時候，其後她離了明星公司，可是我們底友誼却由此日深一日，我們雖然往往大家都因為事忙，彼此見面的時候不很多，然而當我們見面的時候，真是無所不談，像有點很相見的時候太少，在我出國之前，我有一天會到沁園邨去看她，那天她剛剛出去了，祇見到他的媽媽和小玉，後來我再去的時候便見到她了，現在留在我腦海裏的那天印象，一點找不出她會自殺的痕跡，她依然像平素一樣地和我說笑，仍舊一般的快樂，誰想到這一次竟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呢。

我這一次回到中國來，聽說還有人在國裏造謠，說我在外邊聽到她自殺的消息的時候付之一笑，這些不近人情的測擬，我也不想分辯，以友誼言，世間有那一個人會聽見朋友的死訊而笑起來的？以電影的同業言，則中國電影優秀的人才還如此缺乏的現在，正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希望使中國電影能够在世界影壇爭光的時候，有誰會聽見阮玲玉這樣的一個天才的同業的死訊，而能不深致太息的呢！

當這消息來到的時候，尤其使我難過的是，我們這多年的友情，竟未能再見一次，便成永訣，殮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此恨常留心底，至今未已然，而當

時我們遠羈異國，可有什麼辦法呢，隨後我就和劍雲先生商量，立即打電回中國弔唁，聊表我們哀悼之意於萬一，人世如夢，世事的幻變真太使人驚訝了。

從列寧格勒回到莫斯科差不多留了十多天，才取道往柏林，臨行的時候，電影展覽會送行的人員還贈給我們鮮花或皮夾的公函，給明星公司的贊美她的出品的一張，給我個人獎勵我的演披的又一張，最後我向他們表示了深湛的謝意，才登上了火車出發。

我們離莫斯科是在四月十五裏，十六日出俄境抵波蘭，照例一出二進的關員是查驗得很嚴的，可是他們待我們很客氣，循例看看就了，在波蘭換乘了直駛柏林的火車，這車比起在俄國所來的火車，其設置的富麗寬敞與舒服，勝得多多，——食物的豐美，尤其餘事，車中一夜，第二天便到柏林了。

德 國

柏林的明朗與潔整的街道給我以非常愉快的印象。尤其是那滿目青蔥的顏色，因為前此的一個多月，所見的無非是白雪枯枝，到了波蘭，才看見了一些青草，到了柏林，天氣較暖，也正是萬木發芽，欣欣向榮的時候，更覺神清氣爽，胸襟爲之一新，精神爲之大暢，來車站接車的有曾垂祺先生和使館中的王家鴻先生及其夫人與學生會的代表魏先生等，當即下榻旅館，摒擋一切後，王隨員便邀往泰東飯店吃飯，泰東是柏林中考究的中國館子，內部的裝修完全用中國的美術色彩，顧客除我國的僑跑外，外人光顧的以日本人爲多，所用菜肉原料是由倫敦運往的，又因近年德國爲安插其失業的人民，對於外國人的僱員極力取締而代以其本國人，所以泰東雖說是中國館子，可是除了廚子之外，其他一切堂役都是德國人，其他的中國菜館如天津，漢津，及南京等，都是一般地沒有中國人的員

役，僑胞在那邊可憐的情況，由此可見一斑了。

當日下午四時應劉公使崇傑之約，到使館吃茶，在座的除劉公使之外，還有他的夫人及公子等，彼此說起來，原來都在上海見過面的，舊雨相逢，倍覺親切，這裏的使館是我國購地自建的，佈置也很不錯，地點和我們住的旅館很近，我們住的那間旅館設備雖然都過得去，可是並不算是當地的最好的旅館，我們因為距使館很近，同時泰東飯店就在對面，到各處都方便，所以住在那裏，我國留學生住在那裏的也有很多。

柏林街道的整潔，可算是我在歐洲所見過的最好的，這裏馬路都很寬闊，至少亦比上海闊五六倍，馬路的建設多半是當中的一條電車路，電車的兩旁是兩列草地，草地的兩旁是腳踏車路，再其次便是汽車路，然後到人行路，每路都有兩條，上落互分，毫不相混，所以車行極有秩序，上行的完全靠在一邊，下行的又靠在一邊，看起來也很覺舒服，柏林坐腳踏車的很多，所以馬路上有特設的腳踏車路，這裏人們都喜歡往郊外跑，也許這是腳踏車風行的原因，在休假的日子裏，我們常常看見成羣的人們坐着腳踏車到郊外去，有許多腳踏車是二人座的，坐的多是一男一女一前一後，背掛着行囊，預備到郊外野餐去的。

柏林除普通車輛之外，還有高架車與地道車，高架車是在馬路上架着鐵橋上面行駛的，我最愛坐牠，這些車的設置既舒適美奐，又可以瞭望全城，別饒興味，汽車隨處都是，私人的各種牌子式樣都有，出租的街車幾乎都是一律又高又笨的車子，車資每人每次半馬克起碼，經若干路程後計程表有自動遞增之價目，二人同坐，價錢又較一人獨坐爲貴，三人同坐之價又再增，惟最多祇定三人同坐之價，若五六人同坐，也是以三人計算的了。

德國人愛運動，愛天然，有康健的精神，有活躍的意志，這些地方可以從柏林城郊外的各種建設中看到，沿柏林城的各郊外地方，都佈置得非常美觀舒服，許多地方的一草一木一石，都是以人工佈置，更覺無美不臻，地方的性質，不外供人郊外游樂運動之用，如咖啡室游泳場划船等，德人對於體育最感興趣，我到的時候還未很熱，然而赴海濱游泳場的人已有很多。

柏林城內的樹木很多，隨處都覺得青蔥可愛，每家洋台上都滿種了花，街上咖啡店林立，而每間咖啡店門前座位處，都遍種了各種花草圍隔着，所以一到柏林最惹人注意的印象，就是那隨處滿充了青春的氣息，

柏林市內樹木多，可是郊外還更多，而且所植的樹都是高茂異常，很覺壯

麗，在上海，禮拜六的下午和星期日，馬路上滿擠着行樂的人，可是在柏林却完全兩樣，禮拜六下午和禮拜日，除影戲院食館等地方之外，我餘的都一律關門休息，馬路上行人稀少，異常寂寞，人們都結伴到郊外去了，郊外的公路既平坦，各處的設備又能吸引遊客，加上了德國人那種愛好天然與活躍的天性，郊遊的生活就幾乎變了和麵包一般重要的事了。

我們到柏林時天氣很暖，所帶的冬天衣服都不能穿，祇好臨時跑到百貨店裏買衣服，我平時最不喜歡穿西服，到了這裏也無辦法了，中國衣服的又硬又高的領子最討厭，穿了西服，最感到舒服的便是領子，而且一般便服又較短，走起路來很方便，中國衣服除領子不好之外，便是便服和晚服都一樣長，我以為日間穿的便服不妨短些，把領子也改良一下子，這便好極了。

在歐美各國，因為汽資高的原故，一切衣服都是現成做起出售的，你看中了那一件，倘大小不合，他可以給你改，量身做衣服是那些富翁才能够花得起的，又我在柏林因為想買一雙鞋子，結果跑了許多地方也買不到，並不是因為式樣不好，是因為鞋子都太大，其實我在中國一般女子當中，也算是體格高大的，可是到了這裏，連一對較小的鞋也買不到，結果祇買到了一雙比較舊式的，德國一般

婦女的體格，由此可知了。

柏林的百貨商店，比莫斯科列寧格勒的還要大得多，滿目琳瑯，佈置可觀，紆迴曲折，使人忘其出路，各種貨物，無所不有，而且製作精良，多半是德國的出品，價錢也不算很貴，百貨商店內設有食堂，在此吃飯，價錢極便宜，因主持者並不靠此謀利，不外欲方便顧客，藉以招徠生意而已。

抵柏林後不久，適逢復活節休假，劉公使的兩女公子和我們同到郊外遊玩，划船野宴等，領略湖光山色，殊覺心曠神怡，柏林從前是城內繁盛，現在漸漸向西發展，城外反而比城內闌忙得多了，又某日隨譚王兩先生及其夫人往遊覽柏林郊外舊皇宮，該宮花園宏大，石級層層，甚覺壯偉，中設噴水池，池水飛花，生氣不少，遊此宮者須先購門票，入內時須換穿氈拖鞋，以免污損地板，拖鞋既闊且長，先行者每給行後所踐，時有傾跌之虞，我們不慣，情形頗見狼狽可笑，宮內佈置還好，惟較諸列寧格勒的女王行宮，似乎稍遜一籌，宮內並有德王專為他一位文學家所設的私室，這位文學家是他的好友，常常住在宮內的，又宮旁有一座很大的風磨，據說德皇當日頗覺此風磨有礙宮中的風景，所以想將牠收買拆了，風磨的主人是當地的一位農民，他無論如何總不肯出賣，德皇也不能強買，

後來不知怎的，他這兩人竟成爲好友，此後農民逝世，把這風磨也送給德皇，德皇爲紀念這一個朋友，反而不肯把風磨拆卸了，所以風磨一直還留到現在，巍然與皇宮並立，還留存這一段佳話，

德國最大的製片場自然是烏發公司，還有一間較小的是「吐別士公司」(Tollis Co.)，這兩個地方我們先後去過兩次，第一次是我們由使館具函介紹去參觀的，第二次是國際電影會議的會期中去看的，烏發公司的規模真大，據說資本有伍千萬元，場內一切的設備都是最新式最靈巧的，不過我們參觀時並沒有遇到拍攝這景的戲，我們所見到的是拍攝一段羅馬故事的鏡頭，這裏佈景全仿建羅馬古代的建築，還有兩艘很大的木船異常宏偉，白鴿數千，飛翔天際，所拍者爲羅馬王出遊時，萬民歡呼之情形，每拍一鏡頭，事先必演習二三次，然後開拍，雖在日間，但仍以電光配光，演員化妝塗粉頗厚，且男女演員皆用油彩，本來配光和攝影好的，都可以不用油彩化妝，聽說好萊塢是不用油彩的，我們中國呢，祇有女子還用，德國事事這樣進步，而男女演員化妝仍用油彩，恐怕是另有道理罷。

片子自然是有聲的，每拍一段，必拍兩次，一次是說德語，一次是說法語，這便是說，同時攝製兩本不同語言的片子，法語在歐洲很流行，德語的在國內開

演，法語的就可以在歐洲各地公演了。

英美到德國的片子，除了在第一流的戲院開映時照原片放出英文的對話之外，在第二流的戲院開映時，是完全先給牠重配上德語的，牠不像我國一樣，祇華文字幕加上便算，他們是要把影片上的聲音完全配過的。

配音的方法，先把外國的片子無聲地在幕上放映出來，配音的人便依據原片人所說英語的嘴唇的動態與快慢長短，而配以適宜恰當的德語，由配音的人隨銀幕上所見的說出，用收音機收入片上，所用的方法是這樣的精細，所以當放映出來的時候，因為聲音的快慢長短都差不多，看起來便很像幕中人當真在說德語一樣了，我參觀他們的配音室的時候，他們剛在給美國片的「金銀鳥」配德國語，片由賈克科柏 (Jackie Cooper) 所說的話，仍由一小童代說德語，甚感興味。

又攝影室中因為攝製有聲關係，都和外間相隔使不透聲，用電機抽入空氣，在內工作，毫無窒悶之苦。

烏發公司的男女演員很多，尤其是女演員漂亮的很不少，我們看見我都像很驚異，好像想不到中國也有電影，也有演員，大家都很客氣的和我招呼，參觀完公司當局還請我們吃茶，最後還請我的幾句話，以便製成唱片，在無線電中播

送，說話的程序是先由主事者問話，我答，曾垂祺先生翻成德語，這樣一問一答，全收在片裏的，記得開始的時候，他先說介紹的話，都說得很輕鬆有趣，大意是：

「今天我們攝影場裏來了一位很漂亮的東方美人，我們很驚奇，這是誰？什麼地方來的呢？後來我們探聽，才知道這是中國的格列泰嘉寶，電影明星蝴蝶女士。」

他這樣的把我介紹了之後，便開始問我許多問題，不外問我在歐的印象，和中國的電影情形等，我一一作答，最後的一句他說：

「蝴蝶小姐，你會說德語嗎？」

我說會的，便把在德國剛剛學來的「Danke, auf Wiedersehen.」(謝謝，再見)說了出來，當爲這片子的結尾。

「吐別士」公司則規模比烏發較小，他們大部份的營業以代人家拍片子爲多，其他方面沒什麼特別之處。

第二次的參觀上列兩公司，是和國際電影會議的代表們一同去看的，現在且來先說說國際電影會議的事。

我們到柏林的第二天，就有當地的許多記者向使館探到我們住的旅館，便來訪問我，和我要了些照片，又請我到街上拍幾張照，表示我在柏林的情景，同時問我許多話，都是問些關於中國電影，以及蘇聯電影展覽會的情形等，最後還問我們是否參加這裏的電影會議，當時我們以來此目的不過遊覽性質，雖然是剛逢德國舉辦的國際電影會議開幕，但我們好道這電影會議雖名為國際，其實會員各國差不多是限於歐洲的，並且這會議完全是專家討論研究的性質，所以我們當時實在並不預備參加，可是第二天各報把我們的消息登載了出來之後，國際電影會議就送了請帖來邀請我們參加，我們也想順便多看點東西，所以也接受了。

電影大會於四月廿五舉行，開幕之前一夜，各國代表先行聚餐聯歡，臨時有意大利女明星及一德國男明星相繼歌唱，以助佳興，翌日正式開幕，由大會主席史超爾夫致開會辭，他雖是用德語致辭，可是外邊播音處有人立刻翻成英法各種言語，各赴會的代表皆戴有聽筒，倘若你喜歡聽英文，你可以把機針撥至英文處，便可以聽到英語翻譯的播音，極便於各方人士之不懂德文者，致辭既畢，有數代表相繼演說，即結束其開幕儀式，下午即開始參觀各處。

這個會舉行共一星期，每天分組進行，或討論研究，或參觀攝影場及德國風

景名勝等，任人隨意加入，我們是參加參觀的那一組的，所以便有第二次參觀烏發和吐別士之行。

大會對於各種組織非常之好，即如我們參加烏發公司的時候，二十多輛的雙層公共汽車把代表們載到門口，事先個人都分好了隊，等到車子一到門口，便有人拿着第幾陸的旗幟站在門口，各人走到所屬隊的旗下，跟着這個領帶的去參觀，譬如第一隊先看攝影場，則第二隊先看配音處，各不相混，即無擠擁之苦，領導的人又便於解釋，秩序整然，人人稱便，至於參觀的各部份，和我第一次去看的差不多，不過多看了幾處如修燈處，發電機，及服具部等，服具部搜集非常豐富，舉凡一切中外古今之衣物用具，無不應有盡有，跑到裏面，有點像跑到舊貨店最多的上海北京路一樣，林林總總，目不暇給。

大會中數日的秩序，除參觀上述兩製片場之外，還到過博物館等地方，此外如電影參觀及絃索跳舞會等，都是按日舉行，公演給各代表看的片子是說「貞德」的歷史故事的，博物館和別國的差不多，不過有些在地下發掘出來的古代建築物，羅馬式的宮殿彫刻等，遺蹟中的石級都很高，大概是古代的人比現在更高大罷，又當中的細磚雕出的花紋圖案，我覺得比現在的還更精巧。

跳舞會是假座一間大跳舞場學行的，這舞場有舞廳五個，分日本式，西班牙式等，各場有門可通，總共可容數千人，當晚除電影大會代表之外，外賓亦可參加，惟須另購門票，不過聽說該晚的門票早已預定一空了，那晚我因在使館吃飯吃得很遲，所以到會也很遲，到會的時候，人人都望着我，因為有許多外人不知道，都很驚異於來了這樣的一個東方人！更有許多人都望着我的脚，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還以為中國女人都是纏足的，幸而那晚我穿的是鏤空花的鞋，更無假裝的餘地，他們才覺得是想像錯了，又那晚我所穿的繡花衣服，也很受彼邦人士的贊美，大會請各代表參加跳舞會，其實祇是請大家來歡敘跳舞，至於飲酒和吃茶點等，仍是要各人自己會鈔的，這也算是他們請客的特別之處罷。

外國人喜歡請人簽字留念，在大會中各國代表請我簽字不可勝數，大家臨時找紙張請我簽上，幾乎各式各種的紙都有人用到，有幾個人找不到紙，便把護照給我簽上，最妙的是有一個什麼都找不到，便叫我把名字簽在他的襯衫的袖子上。

電影會議於一星期後閉幕，閉幕時有德國宣傳部長的演說，閉幕禮時，我因為有別的約會，所以沒有參加，聽說這大會的會員資格各國都可加入，惟必須以

一國爲單位，不能個人或某一公司的資格加入，下一次的會議將於一九三七年在巴黎舉行。

柏林各處可觀的地方很多，除和各國電影會議參觀的之外，我們自己去遊覽的也不少，我們到柏林的第二天，使館裏的王先生便請我們乘汽車遊覽柏林全市，其後又到一個無線電的鐵塔上面遊覽，這鐵塔很高，有電梯直達塔頂，頂上眺望全城，歷歷在目，下望馬路，像一根根的白線，縱橫交列，非常齊整，塔上還有飲茶吃點心的地方，以利遊客，此外遇到過許多地方如水族館等，現在分別約略地談談，

水族館是搜羅養飼各種水類動物的，兩旁都是玻璃的牆壁，壁內滿貯了水，養飼了各種魚蛇蝦蟹，無一不備，壁內還裝了電燈，照耀非常清楚，當中各種水族，無奇不有，不勝枚舉，像圓檯般大的烏龜等，都是罕見之物。還有一種叫海葵，看來像是一朶葵花一樣，可是牠的花瓣般的爪，可以自動收縮，捕食各種魚蝦，水族館上層還貯養了各式各樣的昆蟲，同行的人和我取笑，叫我去看看那些蝴蝶，好認識自己的來歷，原來那裏的蝴蝶有三四百種，顏色斑斕，各具異趣，並且由毛蟲蛻化成蝶的種種程序，在這裏都可以完全看到，增加智識不少。

其後又到動物園參觀，園中各種罕見的動物都一一具備，當中最有趣的是猩猩的表演，這些猩猩們都很懂人意，那飼養他們的人叫他做什麼就會做什麼，牠們會推車，會打鞦韆，還會走鋼線，像看馬戲一樣，還有些成羣的海狗也很有趣，當中有一頭生得很龐大，看來很像笨重似的，可是牠能够站起來回首用口接着喂飼人投擲給牠的食物，還會用嘴尖頂起了皮球，和海京伯馬戰團來瀝表演的樣子，牠們叫起來有點像犬吠，到了應該吃東西的時候，牠們就自然地會叫了起來，很是有趣。

此外還參觀過一個時花展覽會，會場佈置，美麗無比，場內擺設了各種時花，千紅萬紫，盡態極妍，德國繡球花特別多，花朵像盆一般的大，杜鵑花也是一樣，花朵大而且多，其他還有許許多多的花，一時也記不清牠的名字，不過最可惜的是，這許多花中，大半都是有色無香，未免美中不足，柏林無論郊外城內，大家都喜歡栽植花木，上面已經說過，普通市內咖啡店門前等處，最多的是蝴蝶花，可是這種花在中國雖叫做蝴蝶，聽說在德國却叫做後母花，原來同一的花，倒有兩個相差那麼遠的名字，

說起花來，使我想起柏林郊外的一個小山，山上滿植各種的菓樹，尤其是最

多的是櫻桃樹，遠望一片粉紅的花，嫩綠的葉，絢麗異常，聽說這些樹結菓之後，就把牠來釀酒，附近有一間很大的釀酒廠，就是專收買那些菓子來做酒料的，在花開的時期，那裏所賣的特別便宜，去喝酒賞花的人也特別多，青年男女，都跑來這裏痛飲狂歡，喝醉了之後，都躺在草地上細訴哀情，落花散在他們的髮上身上，愉悅的情懷溶和在這美麗的春光中，幾使人疑是人間的樂園，可惜這些花大概燦爛的時候只有一個星期光景，不久又到了花謝花落的時節，好景不常，殊堪惋惜！

這裏最爲別處所沒有的地方就是孔雀島，這島遠在柏林郊外，要坐兩次駁輪和一次汽車才可以達到，島就像一個大花園一樣，裏面滿飼了孔雀，大大小小，不可勝數，據說這島從前是某王太子所住，他生平最歡喜孔雀，自從他養下多頭以後，一直繁殖到現在，便成了這有名的孔雀島，島中孔雀隨處皆是，牠們見了人都不懼怕的，你拿東西叫牠來吃，牠便走來你的身邊吃，和你很相熟一樣，開起屏來的時候，如百十個錦繡畫屏，尤爲可觀，我一時很高興，還拍了幾張照片。

說起照相，我十年來在鏡頭前面生活工作，給別人攝得多了，可是自己拿着

影機攝影，這還是第一次，到了柏林後，承劉公使夫人的盛意，她送給我一隻很精美的照相機，並由王先生的指導，在這孔雀島中便一試身手，雖然拍得不十分好，可是看起來還過得去，這照相是有自動攝影機的，所以我自己攝自己也攝了好幾張呢。

記得王先生教我攝影的時候，我因為不曉如何測量遠近的距離（因為這不是反光鏡），王先生就告訴我，說如果物象距離一米突的，便把鏡頭移在一米突處便好了，我因為連一個米突有多少遠也不知道，便再請教他，他說把我的身材來算，大概有兩米突長，這樣便易於預算了，當時我便笑說，「倘若我要給人家照相的時候，豈不是要先把身躺在地上，量度一回，才能動手麼！」說得大家都好笑起來。

說到娛樂的地方，如各跳舞場遊藝所等都是很特色的，所謂特色，像埃甸酒店頂層的跳舞，上面的天花板可拉開關閉，隨時可作露天跳舞等，還不算什麼特別，我在柏林第一次到的是鸚鵡舞場，這舞場像柏林一般的舞場一樣，都是吃茶的地方很大，而舞廳很小的，可是裝置却非常精巧，那晚我們到的時候，剛剛是復活節，照例復活節（也許是耶穌受難日罷）是不許跳舞的，所以我們祇能吃

茶，實在看不到什麼東西，其後有兩位留學生帶我們到老柏林的一間跳舞場去，這舞場有趣極了，聽說這樣的舞場全柏林祇有一間，外國遊客到了這個，一定得去觀光觀光的。

這舞場的特色，除掉一切裝璜美麗，個種燈色變化甚多，甚至一盞小燈之內也有噴水池，壁間嵌滿了玻璃，玻璃內也裝了噴水池，利用燈光的變幻，把噴出來的水變成五光十色，或如銀樹開花，或如奇幻圖案，匠心之巧，無以復加，可是這還不算是最特色的地方，最特色之處却在他每一張卓之上面都有電話，都有寄信和收信箱。

所謂電話，是裝在桌上的，每個電話都有號頭，要是你想打給東邊第四張桌子的朋友，你祇須搖動號碼，就有人給你接線，你的朋友也立刻可以在他的桌子上和你通話，這種電話除掉為熟識的人應用之外，還可作為不相識的人們彼此自己互相介紹的機關，譬如某客人看見一張桌子上坐着一位不相識的美麗的小姐，他可以直接打電話給她，介紹自己是坐在那一桌子的，和請求她同舞，如果她答應呢，他便可以走過來請她，如果她拒絕了的話，他可以放下電話，萬事皆休，避免許多難為情，比較當面請求而大碰釘子是好得多了，我在這裏坐了一個

多鐘頭，我們桌子上的電話幾乎不曾停過，都是請我同舞的，我因為不暇應接，祇好一一婉謝了。

桌上郵筒更爲有奇趣，原來每張桌子上都有一個發信的筒，和收信的袋子，當中有鐵管通到全場的桌子的，要寄信的時候，祇要把信寫好了，放在桌上特備的小圓紙盒內，盒上寫明收信者的桌子號數，然後投入筒內，呼的一聲，那信便給空氣抽去，再轉到收信人的手上，別人寄來的信，也是呼的一聲，從筒中跳到自己桌上的一隻口袋裏，起先我不知就裏，這呼的一聲倒把我嚇了一跳，我坐在這一點多鐘，來信不下一百多封，倒煩了兩位留學生給我翻譯和回信，來信一部份是電影會議中的各國代表，都是問我什麼時候起程回國，還要到什麼地方去，在俄的印象如何等，一部份是其他的舞客，或問我德國印象如何，或問我要照片，或請求和我同舞等，寫的話都是很無聊，其實大家也不過高興，隨便說幾句來試試這玩意兒罷了，因爲一方面是好玩也是禮貌，所以我都煩同來的人替我作答，後來因爲信越來越多，電話也越來越多，不勝應付，我們祇好早早離開了。

這裏一般舞場都有舞女，不過不像上海一般的和舞女跳要買票子，這裏的舞女散坐場內，你喜歡那一個，便叫她和你同坐，請她喝香檳酒，隨便和她跳若干

次，跳完你隨便給她相當的錢便算，舞場中一進去就要喝酒，倘若你要咖啡或茶，他們都回你沒有，但倘若你喝完酒之後再要咖啡或茶，這倒都有了！

舞場之外，這裏還有些雜戲場，內部和普通戲院一樣，不過台上做的不是電影，不是歌劇·話劇，或舞蹈，而是各式各種雜戲，如幻術，唱歌，舞蹈，滑稽雙簧等，做完一套又來一套，頗適合於一般中下階級的觀眾趣味，有一間建做得很特別，戲院座位處不是長方形或長圓形，而是橫扁形的，戲台很闊，排座也跟戲台拉得很闊，所以每個座位都很接近演台，不會相距很遠的，這間戲院天花板上畫滿星光月亮和雲景，驟然望上去，好像是天空一般，頗覺別緻。

比較特別的是一間遊藝場，遊藝場內百戲雜陳，許多商店都在這裏陳設廣告，最奇巧的，便是場內分室佈置，每處以一地方的單位，譬如「維也納」，則室內一切裝飾設計，完全用維也納式，室內侍役皆穿維也納裝，樂師及所奏音樂亦然，事事模仿十足，威尼司則四週遊艇蕩漾來往，水影波光，一切利用燈光之變化，佈置逼真，其他如南美洲，蘇格蘭，日本，等地，亦無不異常逼真，一入其地，恍如置身其國，各處環游一遍，不管環遊世界一週，獨無中國，因此我們以此問及管事，他祇推說不知道中國的詳情，所以沒有設置，其實中國的不被人

重視，無可諱言，我們這次到歐洲，許多人初時都以爲我們是日本人，好儀中國不會有一個比較體面的人似的，說起來實在很覺痛心。

却說這世界各國具備的遊藝場，我們各場遊覽過，最後到了茵萊河畔（也是地方佈景之一）。因爲萊茵河下雨的奇景，甚有可觀，所以我們特地來看看。

我們坐了下來，遙望着丈多遠前面地鐵欄干外，便是萊茵河了，河內水波蕩漾，前面有山有樹有人家，建築物的屋頂上旗幟隨風招展，遠遠還見有汽車輪船的來往，還有火車經過，屋內車內船內，都是燈火熒熒，望去完全是真景真物一樣，即使有人告訴你這一切都是假的，恐怕你還不會相信吧。

不久，萊茵河下雨的景象表演開始了。祇見雷聲隆隆，由遠而近，電光閃閃，風聲呼呼，萊茵河上天空間黑雲漸漸密佈，愈聚愈密，愈密愈厚，霎時間大雨傾盆而下，雷聲風聲與電光，又密又響，下了一回大雨，雨勢漸霽，再後一會，烏雲漸潔，雲開日現，天空現出彩虹，一切又歸晴朗，表演的逼肖，無以復加，我不特驚嘆牠的神奇，還想這神肖的佈置如此像真，倘若用在電影上，也定然很有用處，因此便跑近前去，細看一回，並把疑點問問那管事的人，原來前面不過是一幅畫景似的，近的山樹屋等都是小型的東西，遠的則是畫在壁上的，至

於一切的波光雲影，無非利用電光的變幻，下雨時的黑雲是用電影映在上面的，雷聲和電聲都是用貯好了音的唱片放出來的，下雨則是把電影用的落雨機把水灑下來，拆穿了雖然無甚麼特別，可是技巧的純熟，堪嘆觀止，由此也可見德國人的把聲光德的利用，可謂無微不至了。

又我們坐在這萊茵河畔裏，四週都蓋了葡萄架，一切電燈都是像一串串葡萄似的吊着，而大家喝的也是葡萄酒，活像在葡萄園中一樣。

場中各國地方的裝置，不特景物像真，而且每處還表演當地的舞蹈遊藝或唱攝，也有樂隊供客人跳舞之用。

歐洲科知發達，對於玩意也有這樣的結構，對於實在方面自然更能運用，譬如各種「快便食店」，規模很大，裝璜簡潔，裏面各種食物，一盤一盤的擺在玻璃櫥內，如果你要吃三文治，祇要在三文治的玻璃櫥旁，依照旁邊所標明的價錢，將銀幣從小孔投入，就有一盤三文治跌下來，便可以自己取來吃，簡便快捷，也無須待役的張羅，這種食店所預備的食物，種類繁多，不過大多數都是冷盤，好在歐洲人都喜歡吃冷盤的，所以倒不要緊，如果吃咖啡，則照樣投入銀幣，也就有熱咖啡從管中流出，把杯子接了，剛剛一杯，就不再流，設計之精

巧，使人驚佩，歐洲一般人對於吃東西這一回事覺得很隨便，我有一次因為還沒吃飯，便跑去看戲，休息的時候很餓，便在院裏食物處吃，這裏並無餐室，大家走到櫃台旁的小圓檯上，隨便要些冷盤，站着便吃，也不用刀叉，祇用手來拿着放進口裏，我覺得很不慣，而且在許多陌生人的面前用手拿東西吃，更為不慣，結果要同行的人把我圍掩在當中，才把這一頓飯吃了，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好笑。

簡便快捷、時間經濟，在歐洲隨處有此印象，柏林有一條很長的專給賽車用的馬路，平時不賽車的時候，這條路便公開給大家用，不過經這路一次，要繳回一個馬克的路費，在這馬路裏行車，可以隨便開得怎樣快，不受市政章程的限制，對於有事趕路的人很大便利，可以借此省去了不少的時間，我們曾經坐車上在這路上行駛過，速率開到一百十米，可算是有生以來坐汽車的最快紀錄。

柏林的馬路人行路上，有許多商店在這樣做廣告，他們不是擺設廣告牌。却是把一個玻璃製的櫥櫃放在當中，裏面擺了各種貨色，男女服飾，日常用品等都有，四面玻璃，內裝電燈，日夜都可望到，這種廣告日夜陳設，我想倘在中國，恐怕不到兩天，便早給人偷去了。

又有一晚在從舞場回旅館，在一條馬路上看見一個人手提着一百幾十根的鑰

匙，我們莫名其妙，後來問問，才知道他是專專替人看門的，大家放工回家，都把鑰匙交給他，如遇有什麼意外發生時，他便可開門處理，他整夜巡來巡去，責任很重，防守也很慎密，最難得的是大家都信託他，把整間的商店都交付在這人的肩上。

但是德國並非樣樣都好，各個地方有牠的明面也有暗面，我晚上常常看見許多極漂亮的女人走來走去，原來也和我們上海四馬路所見一般的野鷄。

雖然希脫拉曾提出過「女子回到廚房去」的口號，可是在柏林，我們仍舊看見許多在社會服務的女子，尤以女店員爲多，在一般上，女子職業沒有俄國的發達，也許就是希脫拉的一句口號造成的結果罷，還有一種類乎復古的現象，就是在街上看見不少的女子在留長頭髮，十七八歲的姑娘們許多都梳了小髮髻，我們看起來很覺不慣，希脫拉常常要恢復德國皇朝時代的光榮，也許連頭髮也想恢復到那時的樣子吧。

說起皇朝，我們還看過上兩代德皇和皇后的墳墓，墓在城內的一個舊皇宮裏，兩代的帝后同葬在一處，四個雕刻着很精的石像平臥着，像的下面就是兩代帝后的遺骸，四週用藍色的電光照耀着，空氣表現得異常慘淡，使人慨然於皇室

的沒落。

又柏林有一條馬路，這馬路據說是歐戰後被放逐的德皇威廉第二所築的，路面平滑，兩旁樹木秀色蔥蘢，修潔整美，德皇把歷代祖先的彫像排列在路的兩旁，但是剛剛到上一代他的父親和母親的像時，就恰好把這一條路排完，後來德皇被逐，好事的人附會其說，說德皇沒有給自己留下了擺列彫像的地位，所以結果帝位不穩，倒是一個先兆云云。

柏林公園很多，而且很大，我們到過一個公園，裏面栽花種樹，頗能別出心裁，園裏有河，可以划艇，德國人喜歡運動，七八歲的孩子就會自己駕一隻小艇在河內划來划去，也沒有人管他，也好像沒人想到「危險」兩個字，倘若在中國，一定沒有這種情形，中國的許多有為的冒險精神的孩子，都給消磨在父母的溺愛中了。

咖啡館在柏林也不少，「柏林咖啡店」也就是當中著名的之一，店分三層，最下層有音樂隊奏樂，使座客可一邊吃咖啡一邊欣賞，二層也是客座，這裏的座客仍舊可以聽到下面的音樂，最上層却是跳舞廳，另有樂師奏樂伴舞，喜歡清談的到下面去，要伴舞的上邊來，頗能各方兼顧。

柏林還有一家半夜宴舞場，要到夜半三點鐘才開市，有些人在別處還未盡興，可以到這裏來跳到天亮八九點鐘，（在裏面是不知天亮的），不過這裏有點像藝術家的俱樂部，聽說還要經人介紹才可以進去，裏面的藝術家的空氣很濃厚，壁上和桌面的玻璃內都有各種派別的畫放着，畫旁標明了價錢，要是你喜歡那一張，可以買了回去，這裏的客人們個個都像藝術家，舉動浪漫，不拘儀節，不必經人介紹，就彼此談笑喝酒，人人都狂吸香烟，以致場內烟霧瀰漫，舞場的老闆知道我是在中國做電影的，就拿出簽名簿請我簽名留念，並告訴我，許多有名的各國藝術家都曾在那裏簽過了名字。

簽名的事情在歐洲各地都很流行，許多食店和舞場，他們都會請我簽過名，他們大概都不免有點崇拜名人的心理，以簽名冊上多簽過幾個名人的名字爲榮，這就是說，表示他這一間店裏也曾經有多少位名人來過。

柏林還有一間飯店，極其幽雅美麗，一進門口就有幾個滿蓄着金魚或其他美麗的小魚的魚塘，壁上也滿嵌了玻璃，裏面也養小魚，還裝了電炬和噴水機，映着亮光，外面看去就像一張張掛在壁上的活動的畫片一般，非常好着，當中一座螺旋梯，梯級下裝滿了鏡子，下望照眼生輝，倒不像鏡子的模樣，這樣直通上二

層樓和三層樓，都是吃東西的地方，我們到這個地方吃飯，記得還是在「空谷蘭」公映之後，幾個外國朋友請我們去的。

「空谷蘭」一片在德國公映的時候，事先我們會將帶去的「姊妹花」和「空谷蘭」兩片請當地的留學生及使館各人員看過，決定了適宜於拿那一部出來公映，「空谷蘭」就是大家的公意選出來的，選出之後就定了日期，租了一間電影院，東請德國電影界和新聞界等人物來觀看批評，開映之前我照例上台和觀衆行相見禮，由學生會魏先生介紹，開映之後，僥倖還得到不少的好評，有一位新聞界的曾方部長林第還到後台看我，並送花給我致賀，德國人有許多還不知道中國有電影，現在看了這樣的成績還不算很壞的中國片，自然令他們覺得很爲驚奇而加以稱讚了，是片開映時，由一位曾留德十餘年的學生齊君翻譯，一面開映一面說，像講解一樣，所以德國人看起來也很能明白。

關於空谷蘭，我們在臨離柏林的時候，曾請當地的使館人員及各留學生在天津飯店聚餐歡敘，我們也曾提出這部片子請大家批評，大概都說是這片子的毛病在於對白太多，和音樂太單調，這自然是關於整個的中國音樂的問題，我們因爲他們在德日久，當地的社會心理自然比較瞭然，所以便提出了倘使中國電影要在

外國覓取市場，應以什麼方針來拍片的問題，徵求各僑胞的意見，當時承在座諸君的賜教很多，有的主張中國應多攝點東方色彩濃厚些的片子，要發揮中國的舊倫理舊道德，顯示到西方去，洋房和西裝絕對不要用，有的主張將近代的中國社會生活盡量介紹，讓外國人都知道這一個現代的中國正在向新的進展中，有的主張將中國的美麗的風景如北平杭州等地方盡量插入片內，介紹到西方去，更有人提出了改良中國音樂的問題，這許多意見，我們都把它们帶了回來，供國內各製片家的參考。

在柏林的時候，承當地使館中人員及留學生以及各中外友好等的盛意，酬酢的事情很多，臨走的時候，又蒙他們設席餞行，隆情可感，又有一晚承譚伯禹先生及其夫人邀請在家晚飯，譚先生是已故行政院長延闓先生的哲嗣，在當地的使館中任事，同席的有梅蘭芳先生，劉公使，和黃伯樵先生夫婦等，梅先生是我們在俄國分袂後再次的重聚，譚先生的夫人是俄國人，他們有了一位七八歲的女公子，生得非常美麗可愛，吃過晚飯，他們還把自己拍的生活電影用家庭電影放映機映給我們看，所攝的大部份就是他們的女公子的生活，很生動有趣。

我們於十三號上午離柏林的，前一夜因為吳南如先生夫婦給我綫行（他們是

後來和戈公振先生從莫斯科到柏林來玩的，吃過飯後還跳舞跳到很夜，回到旅館裏又忙着擺搖行裝，所以當夜幾乎不曾合眼，第二天八點半鐘跑到車站，起先以為是八時四十分開車，結果却是在九時許車才開行。

巴黎方面，我們在莫斯科時，學生會和使館便早打電報來希望我們快點到巴黎去，可是我們在每一個地方都逗留了許多天，直到這天才動身，起先我們歐遊的計劃，是預定每地留一個星期的，後來因為許多事未了，結果在莫斯科留了一個多月，柏林也住了廿七天，最好笑的是我們的護照，因為辦護照時的日期是預定每地約留一星期的，後來因為耽擱，所以護照的日期也屢改屢換，護照上的日期補了一張又一張，把一張護照就弄成好像一張長長的賬單似的，多添了許多後來黏上的紙張，這也算是這回歐遊中的趣事。

由柏林赴巴黎的旅途中，適巧巴黎有一位學生劉君到柏林遊玩，他也同車回巴黎，所以沿途待他的照料，方便不少，這火車設備雖然也算不錯，可是比起從波蘭到柏林所坐的火車，却要遜色得多了，更兼車中客人多，擠擁非常，更覺不舒服，幸喜沿途風景極佳，藉破車中沉悶，車出德國境，到比利時，就有德國的卡員上來檢視行李，德國禁幣出口，每人最多限帶十馬克，所以對於銀幣的檢查

也很嚴，還有一點在柏林用錢的方便處，將來到柏林遊歷的不可不知，德國有一種叫做「登記馬克」，是專賣給旅客和學生用的，這種馬克買來時很便宜，祇照七折計算，這就是七十個馬克就可以買一百「登記馬克」，用起來却照十足用，不過這種馬克每人每日最多限買五十個，用費大的人不夠，用完就要用普通的馬克，節省的人一天用不完，也就可以留作第二天用，不過這次我們因為恐怕要用得多，所以未到柏林前就由使館和他們特別商量，允許我們每日可以買一百個「登記馬克」這樣我們更覺便宜了。

— 記 雜 遊 歐 —

法 國

車行約十三小時，晚上十時便到巴黎，雖然在昏夜裏，可是巴黎首先給我以不好的印象，就是那車站遠不如柏林的整潔，關於住宿問題，劉君便獻議叫我們住在第五區，即拉丁區，這區是接近各大學，所以學生多半都住在這裏，那邊不特費用可以比較節省，而且中國學生就在那裏，又有許多中國飯館，一切比較方便得多，我們因此便依照了他的意思，離了車站便租了一部汽車，這部汽車可算是我生平所坐的唯一最舊式的一部，車身很高大，車頂上還有放行李的地方的，當晚便下榻旅館，

第二天便先往中國使館拜訪，其時適因顧公使回國未返，由蕭代辦接待我們，巴黎中國使館隔壁，有一座完全中國式樣的房子，我初時以爲是中國駐巴黎的又一個辦事機關，或是私人的寓宅，後來和他們說起，才知道這並不是我國人

的寓所，却是當地的一間電影院，不過外觀採用中國款式而已。

公使館出來，隨即往領館訪林晶先生，林先生就是國府主席林森先生的令姪，他在這裏是任總領事的職業，在巴黎的僑胞比較多點，第二天館使請我們吃飯時，又遇到了上海聞人張嘯林先生的公子張法堯先生和他的夫人。

巴黎在白天所給我的印象並不比在晚上車站時所見的好，街道雖然很繁盛，但是很污穢，比起柏林的修潔真是差得很遠，馬路上的車子也很無秩序，橫衝直撞，毫無秩序可言，街車都很美觀，每架車都差不多都裝有無線電，坐車的人多半一踏上了車子就把無線電開了，聽取自己喜歡聽的音樂，馬路上的人聲車聲已經够囂鬧，加上了這各車子裏播出來的音樂，更覺八音雜陳，叫囂不可名狀，所以在巴黎，一出街便覺得馬路上的喧鬧，使人頭痛。

馬路上所見的行人，也遠不如柏林所見的齊整，人物固然是五洲各色俱備，服裝也就很不整齊，有錢的高冠華服，無錢的衣衫襤褸，貧富的懸殊，就顯出了極不相同的姿態。

法國人有許多處很像中國人，他們好閒談，好吃茶，不修邊幅，和中國人沒有兩樣，所以巴黎的咖啡座特別多，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有過無不及之勢，咖

啡座也大多都擺列行人路上，談笑看行人，巴黎人的善於享受閒逸的生活也不減我國，巴黎是世界有名的脂粉地，銷金窟，靠皮肉生涯的女子也別比處特多，賣淫的女子隨地皆是，她們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彷彿像臘美人一般的，躑躅於來往的行人中，或是雜坐在咖啡店裏，等待他們的主顧，在這裏住慣了的人自然是一看便分出那一個是野雞，那一個是良家婦女，可是在我們剛從別處來的外國人看來，却是無從分辨的。

到巴黎後的第二天，留法僑胞在中國學生會所開會歡迎我們，這天到會的人很多，把這會所都擠滿了，照例又是歡迎辭，我們的答辭等等，大家興高彩烈的談了許久，直到七八時才散會。

我們到巴黎不久，就有記者來訪問，除關於詢問中國電影以及兩電影會的情形，及巴黎的觀戲等之外，還問及我要不要我歐洲拍戲的問題，我們提出黃柳霜和一位姓楊的女演員為例，（最近巴黎的高蒙分公司新近來了一個中國演員，是從星加坡去的，不過因為她的母親是外國人，所以她的面孔也幾乎和外國人一般，我參觀高蒙時也沒見過她，祇看過照片，却是很美麗的，）問我喜歡不喜歡在歐洲拍片，我當即對他們答說此次並沒預備在歐洲拍片，因為現在既不懂這裏

的言語，也無立即在此開拍之意，不過我表示再過一兩年之後，如果有機會，倒想來這裏拍一兩部片子，因為中國女演員在外國實在不很需要，最多祇能常常派她做做配角，用做主角的片子事實上又不能多拍的，所以最多在這裏拍一兩部也就很够了，最後他們又稱讚我的衣服，問是否是中國貨，我當即答他們這完全是中國貨，而且中國的絲綢是最好的，隨後他們又請我到他們的報館裏去參觀，並和我拍了張照片，不到十五分光景，照片便印得好好的拿出來給我，同時他們立刻製版，當日的晚報我的照片便登了出來，辦事的靈敏和工作的效能真足驚佩。

巴黎的製片場如百代公司，巴黎攝影場，高蒙分廠等，都去參觀過，百代公司的規模並不很大，地方很小，不過佈置得非常適宜，很省地方，巴黎攝影場比百代略大，我們到的時候，他們剛剛在拍戲，演員的化裝也一樣地塗上油彩的，後來招待我們到試映室中，映了一部近作叫做「無家之人」的片子給我們看，片述一個老藝術家和一羣孤兒的生涯，表演得很好，我看了很受感動而至於忍不住眼淚，至於高蒙分廠則其攝影場更小，祇注意機器的製造方面較多。

現在世界電影最猛進的當然首推美國，其次便是德國和俄國英國，法國是比較落後的，倘若照電影事業的創始，以年代歷史來算，則中國電影的進步，確乎

是比法國還快的。

法國的一般電影都是對白太多，表演過少，所以看來極爲沉悶，有一次在一間影戲院裏看過一部片子，這算是滑稽片了，不過我看來覺太近乎胡鬧，不甚高明，祇是這電影院頗爲特別，天花板上都佈置成天空的景色，非常像真，和柏林的一間雜戲場一樣，休息的時候有舞蹈表演，最先是坐滿了樂師的音樂台先從台上徐徐升起來，奏了一首樂曲，又徐徐地降回下去，然後舞女方始出場的，又有一次在一間叫拍拉蒙的影戲院裏，看了一部敘述拿破崙破崙的故事的片子，片子冗長而沉悶，可之代表法國片的一般作風。

我們帶去的「姊妹花」和「空谷蘭」，是在十九和二十三兩天先後公演給僑胞看的，事先租得了一間電影院來做開映的場所，爲彌補戲院的租金，所以門口也設售票處，每票收回五佛郎，以償此數，各僑胞因爲久不看中國片子，所以來參加的都爭先恐後，竟至有許多人不帶票子的。

「姊妹花」在十九日上午公演的，看完後各僑胞還請我們到萬花樓吃飯，吃過飯後想拍個照留念，因爲屋裏光線很暗，大家便到隔這裏很近的盧森堡公園去。

盧森堡公園是巴黎最著名的一座公園，據說是從前皇宮的花園，革命後才公開的，裏面佈置很秀美，面積也很大，遊客男女老幼都有，許多媽媽們帶了孩子來玩，也有許多帶了大領結的畫家們在這裏豎起了畫架來寫生。

却說我們這一大羣中國人一齊到公園，引起了公園內的遊客們的驚異，他們彼此猜度，有些以為是中國的國慶日，所以這一班中國人這樣高興，有些曾經在報上見過我的名字和照片的，便知道我是蝴蝶，這消息一傳出來，大家都圍了來要看中國的女明星，不認得我的便逢人亂問那一個是蝴蝶，認得我的都向我笑着，有些拿了相機給我拍照，有些却跑上來要和我握手。結果我們旁邊擠了幾百個法國人，而我們拍的紀念照片，也有不少他們夾在裏面呢。

兩片公映給僑胞們看了之後，我們便將「空谷蘭」一片選出來招待當地的新聞界，電影界，和藝術界的人物來參觀，映完後我們還請他們到申江樓吃茶點，在座有許多人是第一次看中國電影的，他們很覺驚異，他們以前想不到中國也有這樣相當成績的電影的，還有幾個會說中國話的法國人，對我說了許多贊美的話，第二天報紙上的批評，並很為稱讚，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次的旅行，把片子映給他們看，在片子的本身縱然不是很成功，可是在對外宣傳中國的電影事業和

文化上，却是成功的。

在巴黎差不多各種的戲劇都看過，到了沒有幾天，張法堯先生和他夫人便請我們去看話劇，劇情述一個母子之愛與男女之愛的故事，劇述一個教皇的私生女兒，面貌美豔，性情浪漫而陰險，曾經嫁了幾個丈夫，都給她弄死了，她生了一個兒子，因為不想防礙兒子的名譽和前途，所以一向都托在別人處養育，不教他知道自已，祇是常常和他通信和供給他的費用，後來兒子長大成人，他在朋友當中知道了這一個女子是專門盡害男子的，所以非常痛恨他，因為他不知道這女子就是自己的生母，其時那女子已嫁了一個伯爵，有一次兒子經過母親的門前，便把她們口上的名字摘下來摔在地上，以示痛恨，她在裏面聽見，非常憤怒，立即着伯爵把他拿進來殺掉，以洩憤根，那知拿來之後，他才認出自己的兒子，但她却不敢對伯爵說明他的關係，祇想求伯爵寬恕他的年輕妄為，伯爵這時非常疑惑，便以為這一定是她外面的情人，因此愈要把他殺害，女子方面呢，却堅不承認是她的情人，伯爵當時便拿了杯毒藥酒給她，叫她遞給那少年人喝下去，如果她不肯給他，更證明是她的情人，她沒辦法，進退兩難，祇好給兒子喝下去，同時悄悄地給他一點解藥，說明這是毒酒，叫他回去立即把藥吃下，把毒質消

解，才不致有生命的危險，當時少年還不知道她是他的母親，也覺得半信半疑，後來毅然依她的話把藥吞下，果然幸免於死，自後他更相信這女子待他的真誠，後來有一次，他們在威尼司的一個跳舞場中遇見了，正在相談得高興的時候，剛巧少年的幾個朋友來到，看見她正和少年很親熱的樣子，他們不知她的隱衷，恐怕她又耍迷惑少年，所以便攔她離開這少年，同時還辱罵她一頓，她懷恨在心，後來便託一位宮主出名，請這少年的朋友們宴會，在會中把毒酒都給他們喝了，然後把預備好的棺材抬出來，在他們臨死之前告訴她報復的意思，正在這個時候，那少年忽然來到，他看見他的朋友都為這女人毒害，輾轉呻吟，不覺大怒，他立即拔刀要把女人刺殺，為朋友復仇，女人垂死的時候，才說出她就是他的母親，少年聽了，痛悔交集，也自殺而死，劇至此閉幕，劇情曲折複雜，感人甚深，在歐洲所見各種戲劇中，當以這一次給我最深的印象，全劇各演員的分配非常勻稱，尤以那女主角的表演非常值得讚美，劇情曲折離奇，更能引人入勝，

巴黎最宏大的歌劇院，國家第一藝術劇院，我們也曾到過，該院的祕書是一個很熟悉中國情形，也很同情中國的法國人，他有許多中國朋友，因為他從來就歡喜中國人的原故，這次他認識了我，便請我到他們的戲院裏看戲，當天的日

間，他先帶我們去參觀這劇院的內部，院裏當然是很考究，設備富麗堂皇，裝飾之精，可嘆觀止，院內另有跳舞廳，供看客休息時跳舞之用，後台比前台還要大，化裝室，和佈景處，辦公室等都在後台，他又把燈光的使用法，一一指示給我們，招待非常殷勤，當天晚上就在這院內看戲，劇的節目共分三分部，在一部是足尖舞，然後歌劇開幕出演，歌劇演完後再來一部古裝的跳舞技巧純熟，置景也極盡華麗之能事。

劇院的規矩是每星期有兩天看戲要穿禮服的，我去的一晚，也正是穿禮服的——時候，男子都高冠禮服，女子晚服也盡態極妍，劇場內空氣頗覺嚴肅，

巴黎的時裝是有名於世界的，時裝店裏的時裝表演，我們在影戲上常見到，這回來到，很想去看看，可是幾次想起要看看時，時裝表演的時間又過了，所以結果還是去不成。

時裝店的表演雖然看不到，但像表演一般的公共場合裏却見得多，有一次到一間咖啡店裏吃咖啡，大概這咖啡店算是最上流的罷，座中男男女女，都是文質彬彬，女子的衣服，更是爭奇鬥豔，無所不有，五花八門，比看時裝展覽會還更好看，這次問去的有蕭代辦，梅蘭芳，余上沅，熊式一先生等，熊先生還珍重地

叫我到倫敦看他所譯的最近公演賣座很好的「王寶川」，這咖啡店的跳舞廳上共有兩班樂隊，不停地輪流演奏着，如果你高興，你可以繼續不停地跳幾個鐘頭，巴黎的小店子很多，食物店和雜物店都有，大家買了東西就在店門口站着吃，不以爲怪，起初當地幾個留學生陪我們去買東西，跑得累了，他們在路邊店裏買東西隨手拿來吃，第一次我覺得很不慣，但過了幾次也就不覺得怎樣了，又巴黎還有條街通通是賣女人衣服的，又有一條路是通通賣珠寶的，各店擺滿了金玉珠飾，寶光照人，有的價值奇昂，使人咋舌，聽說英王子佐治與希臘公主聯婚的時候，曾在這裏購買了大批的首飾，這裏的顧客，不消說不是貴族，便是富豪了，

巴黎的街道，其最壯大當然首推總統府廣場前的大道，這大道是巴黎城中最出名和最廣大的，這裏有許多大旅館和大咖啡店，有名的凱旋門便立在這裏，牠所臨的四邊是一片大的廣場，從牠下面存十二條大道向各方射出，好似星的光芒一樣，這凱旋門是拿破崙征服歐洲的時候建來紀念自己的功勞的，上面滿刻了精工的彫刻品，在藝術上是很有價值的，巴黎裏面的紀念坊和彫像隨處可以見到，真可稱爲一個藝術薈萃的名城。

要看巴黎的著名的藝術，還必須去參觀盧森堡博物院，舉凡過去與今現代的藝術名家，都搜羅在這裏，他們看了一天還看不完，裏面收藏之富，由此可見了。

巴黎善於美的建設，所以噴水池特別多，幾乎隨處可以見到，如博物院的附近，盧森堡公園裏，以及凡爾賽宮中等，都有很大的噴水池，凡爾賽也是巴黎著名勝地，到巴黎的人差不多都得去看看，宮前有一條河水，可以供人划船之用，凡爾賽宮附近還有一座王宮，據說這王宮是從前法王爲一個寵妃而建的，這寵妃本來是農家女兒，因爲她不喜歡宮殿的形式，所以法王特別給她建造了這座房子，一切都是平房，也沒有樓的，宮外的風景佈置成田家的風景，藉此來博這王妃的歡心。

最容易引起巴黎的印象的，當然要算那鐵塔，鐵塔是世界著名的高建築物之一，從下面到頂層，要坐三次電梯，中層還有飲咖啡的地方，我們這次去，到中層後是喝了一回咖啡才再上去的，在頂層上俯看下面，全個巴黎都歷歷在目，有名的聖母院，上下院，以及凱旋門等，都一一看見，下面的汽車，在上面看來，好像是小螞蟻來往着一般，而使人懷戀的賽因河也當然在目的。

但凡到過巴黎的人，很少不會覺得賽因河的可愛的，河的兩岸之下，還有一層低堤，作為走道，外面有欄干圍着，樹木成列，與水光掩映，在晚霞如錦的時候，尤其是使人依戀，在這裡一帶，可以望見巴黎的許多優美的景色，許多詩人或藝術家，都喜歡到這河邊來終日徘徊，好像覺得牠不僅是一條交通的水道，而是一個有感情的，親切的朋友一樣，從河邊望去，還可以望見許多美麗的橋，當中最好看的要算是亞歷山大第三橋，這座橋上有許多美麗的雕像，兩端還有四根方柱，柱上面各立着一座揚起了金翅的大馬，向橋的這一端望去，便可以看見大空場後面高聳着的廢兵院，震爍一代的拿破崙之墓，便是在這院裏面了。

拿破崙墓建得頗為雄偉，而最特別的，却是人們要看他的大理石棺時，必須從上面的一個井口般的欄干旁邊俯身低頭而望，才可以看見這藏埋着這一代英雄的棗紅色的七層石棺，相傳這建做的方式是拿破崙所遺囑下的，他設了這井口，意思便是說，在他身死之後，無論何人，即使是他的仇敵，要來看他的墓時，也先要向他鞠躬一下（即彎腰俯身下望），可見這位英雄的高傲，其實下面還有樓梯可以轉到下面的棺旁細看的。

巴黎還有個歷代軍器的陳列館，裏面陳列着各國各時代的軍器之外，還有許

多在戰爭中得來的勝利品，當中還有許多八國聯軍入京時在我國搶去的繡幕等，還有一尊中國巨砲，砲身全身雕滿了精細的花紋，比起旁邊並列着的各國古式大炮，是美麗得多了。

巴黎是世界娛樂場所最多的地方，單是跳舞場來說，也五光十色，書不勝書，比較可述是一間叫「立道」的跳舞場，這舞場也可算是巴黎有名的大舞堤之一，場內還有游泳池，舞客如果高興，還可以解衣入泳，還有舞女的表演，舞女的舞技非常可觀，佈景的宏麗，比較會到上海表演的萬花團佈景還更美麗得多，表演的節目很長，每次起碼有半小時左右，不過舞女都是裸體的，初看起來頗覺不慣，可是她自己倒覺若無其事的，多看了幾次，也就覺得很平常了。

說起裸體跳舞，應該首推 Folies Bergere 這是巴黎最有名的裸體跳舞表演的地方，劇院不很大，座價最便宜的十個佛郎，却是沒有座位，要站着看的，前排最貴的是八十個佛郎，座位是很大的沙發，可以很舒服地躺在那裏欣賞，看客大部份是外來的遊客，幾乎外國來的人，差不多都必到這裏來看看的，巴黎的遊客來往如梭，巴黎的許多遊樂場所就靠此來維持他的事業了。

Folies Bergere 的佈景更爲美麗宏大，燈光燦爛，五色繽紛。使人神眩，佈

景還有用裸體美女來嵌入景內背景的，表演的多半是舞蹈，有時插入一些故事，不過故事都是很無聊的，不過借此來表演各種舞蹈罷了，記得我看時當中有一幕是做水裏結婚，男女新郎及儂相牧師等，都穿了橡皮衣服鑽入水裏行禮，然後又水淋漓的跑出來，可謂想入非非之至，

這戲院裏面，另外還有一種女人表演的腰舞，是另在一個地方表演，也要另行買票入座的，有個女人在入口處不絕地高聲宣傳如何好看，招引好奇者的光顧，這個地方我們却没有去看過。

隨後我們又去過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原分「天堂」和「地獄」的，大概是喜歡入地獄的人多，無人高興到「天堂」去，所以「天堂」結果是生意不佳而閉歇了，我們看到的祇是地獄而已，

那所謂地獄，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一個廣廊裏，擺書吃茶真椅桌，參觀的人都坐在這裏吃咖啡，像在普通咖啡室一樣，四週的壁上畫滿了神話中的地獄惡魔，與及將惡人死後轉刑等等恐怖的形狀，此外還畫了幾根蛇環繞各處，坐下不久，便熄燈表演，當室內全黑了的時候，各種人製的恐怖聲音就慢慢地從各處揚起來，壁上的蛇也開始蠕蠕而動了，惡魔鬼怪也在黑暗中動作起來，把滿室

都弄成地獄的景色，表演了一會，燈光重明，依然是壁上的圖畫，這就算是地獄的現形了，看完這裏之後，大家又上樓另至一處，這個地方彷彿有點像戲台的像子，大家一列列地排坐着，燈又熄了，戲台上而在黑暗中來了一堆火焰，火焰上面站着一個女人，給火燒着，這個女人表演完了之後，主事的又叫了台下的一個觀衆上去，這觀衆也是個女子，祇見那女子站在火焰裏，火慢慢地猛燒起來，女子身上的外衣在一瞬間便沒有了，祇賸下了胸衣和短褲，在那些做成掙扎的樣子，後來女子下來，主事者又另叫一個男觀衆上去，這男子也照樣地在火上燃燒，一瞬間他身上的衣服便完全變了囚犯真衣服，手帶着鐐銬，在火上輾轉掙扎，可是他的頭部却顧盼自如，還向台下笑着，好像完全不知道給火燒着的樣子，後來他下來，別人問他，他對於剛才的事果然沒有感覺，祇知道在台上站了一回就下來，可知這一切完全是燈光的作用，所謂火焰，完全是假的，不過奇妙的是，他能够把站在上面的人把他的衣服完全幻變了，而且還替他作種種的動作，大概是表演的時候，那頭顱依舊是他的，不過那個身體，却完全用別種形象給他替代了，這倒不能不稱讚那光學的運用的巧妙。

未看地獄之前，大家都說這裏是很可怖的，我自己也以爲是很可怖的，可是

看的時候，我却完全沒有這些感覺，祇覺得是看了一些稍為有趣的幻術罷了，恐怖的空氣，實在一點也感不到呢。

比較可觀的，還是臘人館，巴黎的臘人館，是舉世知名的，而裏面也的確很好，賣了門票，走過了一條長廊，迎頭看站在門口的是一個巡捕和一個兵頭，仔細一看，原來却是臘人，接着裏面陳列着的是千百個的臘人，個個都栩栩如生，驟看和活人無異，有的是單個的，有的是全套故事的，坐着的臥着的或是站着，無一不有，現代的各國元首如希特拉，慕沙里尼等都有。

關於電影方面有一套是嘉寶拍戲時的景像，有導演，有場記，也有攝影師和攝影機，嘉寶就和兩個酌角（一男一女）站在攝影機前面，情節是這男女表演很親熱的表演，而嘉寶則是在吃醋的樣子，表現得非常酷肖，此外還有許多我知名的臘像，如法國女英雄貞德的坐牢，指揮作戰，與及被火焚燒時等各情形的臘像，和拿破崙全家人的臘像等，名目繁多，不勝枚舉。

臘人館中最作弄觀衆的便是，他們並不把臘人放在一定的地方，却是隨處放着，使人真假不辨，即如在一扇門旁邊有個人倚門看報，細看時原來是個臘人，館內牆邊本來擺着好幾張沙發給觀客坐的，於一次有一個觀客經過一張沙發前，

無意把一個坐着看書的人的伸出來的足觸了，他連忙說了句對不住，可是仔細一看，原來這也是臘人。

最好笑的是，臘人館樓上是有些空處圍着欄杆，人們可以伏着欄杆向下俯望的，欄杆旁邊也就放了幾個臘人，做着手伏欄杆，向下張望的樣子，我和同行的各處觀看，朝上望去見到了這些臘人，我便指着他們對同行的說着這個好那個好，後來指到一個，不料那以為是臘人的，却動作起來，脫了他的帽子向我招手，操法語向我笑說，「不要誤會，我是真人，不是臘人呢！」引得大家都笑起來，原來我是把一個觀客認做了臘人了，臘像的酷肖，由此可見，真是令人驚嘆那彫製的巧技！

臘人館裏面，還有一個光學表演的地方，這裏光看來非常簡章，當中有六根圓柱，四面都滿裝了鏡子，燈光熄了，柱上便映出了花樣出來，因為四面都是鏡子，及映了出來，就覺得景色變成萬萬千千，渺無涯際，所表演的景色，有羅馬，埃及，印度等，都是各種地方的建築，有人物有樹木，埃及處還有駱駝等，各種景色變換得非常迅快，熄了燈不空一分鐘，第二個景色又現出來，另有一番天地，最後看到的一個景色是各處滿植了燦爛的繁花，鏡子反映，四望無際，更

覺絢爛異常，不久上面落下了六個小型的飛機跳傘，冉冉而下，墜在地上之後，跟着又有六隻蝴蝶飛下來，因為鏡裏反影，便覺得是大園子裏萬花如錦，其中翩翩飛舞着無數的美麗的蝴蝶，景色的繁麗，可嘆觀止，這自然都是藉光學的作用而成，像萬花筒的道理一樣，不過設計得如此精美，也可見匠心的巧運了。

巴黎的十幾天，酬酢也不少，有一次巴黎的中國美術學生在一位方老太太的家中請我們吃茶，這班留學生們每星期例有一次常會，會中各人都各表演一種東西，或唱歌，或彈琴，以爲助談，這次也是常會，同時邀請我參加的，因爲方老太太的公子也是留法研究美術學生之一，所以地點也便常在方老太太的家裏，方老太太爲人很合氣，很合青年人們合得來，的以大家都很能盡興，當天除了他們各人照例表演音樂之外，我也唱了兩首歌來湊湊趣，第二天方老太太又請我們到她家裏吃中飯，小菜都是她親手自弄的，非常可口。

在許多處地方吃飯中，比較可做的還有一對比利時夫婦（夫人原是美國人）在他們家裏請吃飯的一次，主人是一位發明家的兒子，所以擁資鉅萬，尤其愛收藏中國的古玩，在他們的家裏，不僅是屋內擺設了許多名貴的美術古董，甚至我們吃飯時候所用的杯盤碗匙，而至於菜盤以及洗手的小盆，都無一不是刻着雍正

康熙等年代的東西，所以吃飯的時候，自己實在是小心不過，萬一不當心弄破了一件，倒不知如何才好呢，飯後他們還搬了許多中國的瓷器古玩種種東西給我們鑑賞，當中還有八個象牙的女子裸體彫刻，大小不一，或坐或臥，大的長約六七寸，小時約四五寸，唐宋元明等歷代的都有，當中有兩三個好像撫弄得滑熟似的，問起才知道這是從前醫生用的，因為從女子生病不易作身體上的檢視，就藉這些彫像來講解部位，也算煞費苦心了。

是晚同席的尚有一位姓盧的古董商和郭泰祺大使夫婦，郭大使本來是剛從日內瓦回來，經巴黎而返倫敦的，他和我說起，倫敦方面大使館已預備了一個歡迎梅蘭芳先生和我們的茶會，邀請各界外賓參加，要我們務必趕到這會。

所以我們到倫敦的情形，真是忽忙得很可笑的，既然歡迎會在三十號舉行，我們便決定廿九號的火車起程，不料因為我們在各地屢次延期改期，所以辦好了的入英的護照日期便完全不對，就是因為要到英使館妥辦好這入境的護照日期的事情，結果廿九沒有動身，最抱歉的是那天有許多人到車站去送行而空跑了一場。

廿九號既不能動身，而歡迎會却在三十號，我們便趁三十號清早的火車啓

— 記 雜 遊 歐 —

程，幸而歡迎茶會是當日的下午五時，結果我們還能趕到。

英 國

火車於三十號晨八時五十分啓行，到下午十二時便離法國的邊境，照例在這裏下車，乘輪波過英倫的海峽，然後再換乘英國的火車入倫敦，照例又是一番出境入境的行李搜查與護照的檢驗之後，我們便都上了船，未到這裏以前，早就聽別人說倫敦海峽的浪很大，無論怎樣老於航行的人，到此也一定不免於暈浪的，並且說當乘客下了船之後，船上人便每人派給一隻盆子，以備嘔吐之用云云，我聽了這話覺得很怕，可是到了船裏，並沒人派給我嘔盆，而且一路風平浪靜，除了船下面稍爲有點暗浪的動盪之外，倒沒於大浪，不知是傳說的靠不住，還是碰巧我的運氣好，坐了一小時許的輪船，便又坐上了火車到倫敦去。

英國的火車和中國京滬間的火車很相像，沿途所經的地方，風景和法國所見的也兩樣，鄉村間所見的洋房子式樣，大致都和在上海所見的差不多，每至一

站，都有小販推着小車售賣食物，如水菓香煙糖菓三文治等，我們在車中吃了午飯，到下午三時左右便安抵倫敦。

在車站接車者，除使館人之中，還有那預先在使館打聽了消息而來的記者。他要和我談話，但我因為時間匆忙，而且還要趕着赴使館的茶會，所以祇好約他明天再來，隨後我們便叫車把行李和人都先搬到旅館去，僱的街車很老式，也很高大，前而車夫座處祇有一扇門，座旁是給堆置行李用的，可以擺許多行李，我們住的旅館叫「蘭金旅館」是使館給我們預定好的，地點很近使館，對門就是世界知名的BBC無線電廣播台，旅館內裝置很華美，有濃重的貴族色彩，我們稍為休息，便連忙動身赴使館的茶會，到使館，早就看見郭大使夫婦在客室前慇懃接待賓客，梅爾芬先生也早到了，是日到會者都是各國外交界，和英國的文學界，美術戲劇電影等各界，此外還有不少的新聞記者，而記者中也以女性佔多數，特地來這裏探訪新聞和拍照的，她們問我的談話，不過關於中外電影的情形，由鄭武的官女公子鄭小姐替我作翻譯。

當日的茶會中，黃柳霜女士也在座，當中一位馬太太給我們介紹，黃女士身材很高大，而搽黃粉，唇塗得很紅，穿的是一件五色班斕，袖子很闊的衣服，頭

戴一頂紅黑色的草帽，我們見面之後，我使用廣州話和她說了幾句應酬的話，隨後再和她說時，她大概廣州話不大會多說，祇曾說台山的土語，所以大家便沒有細談下去。

第二天在探花樓吃中飯，又遇見了在巴黎時也遇見到的那位姓李的先生和他的夫人及戚屬等，這位李先生不僅是廣東人，而且也是鶴山縣，和我也同縣，他是在瑞士養病，現在病好了便到各處遊玩的，同鄉相見，分外投機，第二天他還請我們吃飯和看舞台戲等。

昨天在車站見到的記者也於是日來訪，同日來的還有許多，他們的問話大概都是問我最喜歡英國那一個明星，預備到什麼地方參觀，和要不要在英國攝製影片等，在倫敦的幾天，每日記者來訪問的非常多，甚至清早六七點鐘或是晚上十二時後來的也有，使我有時連睡覺也不舒服，後來我沒辦法，祇好吩咐旅館中的人，如果太夜來的都給他擋駕，請他第二天再來，不過那些記者們都很客氣，未發問之前都聲明，如果有些問題不願意作答的，都可隨便，所以記者雖有，還容易應付，他們還請我跑到馬路上拍照，表示在倫敦的模樣，和在柏林的記者一樣。

這樣我們到倫敦，並沒有把「姊妹花」和「空谷蘭」兩片帶去，我們原沒有準備在這裏公演，因為在外國規矩，邀請約會的帖子要在一星期以前發出的，我們却沒預備在倫敦留多少時候，在過去的幾個地方，我們留的時候太多了，所以在倫敦的時間也不便多耽擱，不僅我們在柏林的時候已經買定了「康特盧蘇」號的船票，一定得趕船期回國，同時上海明星公司也頻頻來電催我們早日回去，所以片子便沒帶到倫敦，却從柏林應胡世澤公使的電約直接寄到日內瓦去，我們總以為日內瓦是國際人士共瞻的地方，在這個地方公演是不能不開映的。

影片既沒帶去倫敦，當地的人士和僑胞固然覺得失望，尤以郭大使覺得最為可惜，他說倫敦這年頭差不多可以叫做「中國年」，因為中國書畫展覽會最近會在這裏開過，梅蘭芳先生也會到這裏演藝，而中國的古物展覽將於數月後舉行，當地人士對於中國的文化都表示非常的興趣，況且中國電影更從未在這裏開映過，不把片子帶來是非常可惜的，因為看到這樣的情形，所以後來我們決定片子在日內瓦及羅馬公演之後，再寄回倫敦公映，雖然那時我們已回國了，並且截至現在止，這些片子還不曾寄回中國呢。

關於我們這次歐行，承各地使館的厚愛，如捷克的梁龍光公使，丹麥的羅公

使等，都紛紛電邀我們去，可是因為時日忽忽，未能一一應命，是我們所引為最可憾的。

倫敦的有名攝影場高蒙公司和大英國際攝影場都參觀過，高蒙公司是一座很大的七八層房子，攝影場都在各層樓上。地方支配得很經濟，大概因為牠不是在遠郊，地皮較為昂貴，不易弄平地的攝影場的原故，所以我們初到時，頗覺得牠不像一般的攝影場，而是一間普通的大寫字間一樣，引導我們參觀的人非常慇懃客氣，從一處到一處都見過了，這裏的道具服裝部規模也很大，一切道具都是用電梯搬運的，所以那些電梯都特別大，燈光和各種機械都很新式，佈景的像真，更非我們中國的攝影場所能及。又裏這的電話裝置得很多，無論走廊樓梯各處，都裝有電話，電話旁邊裝有小燈，場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個派定的號數，誰的電話來了，他的號數便在各處的電話旁的小燈裏顯出來，無論他在什麼地方，聽見了鈴聲看見自己的號碼時，就隨時隨地可以聽接，省却茶房尋找的工夫，這倒是一個適用於職工衆多的機關裏的一個好方法。

我們到這裏的時候剛剛有兩組在拍戲，一組是在拍熱帶景氣的戲，佈景非常酷肖，幾個男演員把臉塗得很黑，好像給熱帶的太陽炙成很黑的樣子。

另一組是在拍以馬戲班做題材的戲，訓練員指導鸚鵡等做戲，頗覺靈活，劇中有女主角的跳舞，在配光和練位置的時候，另外有一個身材服飾和女主角穿戴得一式一樣的女子替她去做，女主角自己却很舒服地坐在椅上，等到配光和位置都弄好了，要演習或開拍的時候才自己出馬，這比起中國的演員來，却舒服得多了，其實拍電影，預備的時候去了一兩個鐘頭，真真拍戲的時候不過幾分鐘，預備的時候却早把人弄得神疲力倦了，聽說美國的攝影場都有這樣的替身演員的，事實上這對於一個演員有很大的好處

大英國際攝影場是在郊外的，這裏還有其他的製片場，所以人們都叫牠做英國的好萊塢，大英國際攝影場的設備和普通的攝影場差不多，攝影場有許多個，我們參觀過的也有六七個之多，倫敦因為天氣不好，所以外景不能到外面拍，都得到在場裏自己佈景來拍，所以每一間公司裏面必須有相當的攝影場，我們到這裏的時候，有幾組都在拍戲，有一組是拍近代戲的，另一組是拍古裝的，佈拍是意大利式的佈景，房屋是用木頭來蓋的，所以都很堅實，地上都用真正的石板來鋪上，可謂不惜工本，這戲的男女主角都是舞台的明星，從舞台轉入電影界來的，女主角大概進影界不久，還不會習慣於一般演員所應有的忍耐，她鐵材頗胖，又

因為是古裝戲，所以腰部得緊緊地束住，在我們參觀的時候，她屢次不停口地告訴我她腰部的痛苦，她說她在這裏坐了兩小時，戲還不曾開拍，她痛苦極了，此我想像她還是入電影界不久的，

在另一組裏我們便遇見了麗蓮哈蓮 (Lillian Harlow) 她身體不很高大，很瘦削，腰部極小，面上的皺紋很多，顯然是年紀很大，遠不如我們在電影中所看見的年輕，不過她面部塗了極厚的粉，因以在銀幕上還不容易看出來，我和她作了簡單的談話，我向她致景慕之意，當我告訴她說中國許多的電影觀眾對她很歡迎時，她覺得非常驚訝，她好像想不到中國會有映她的電影，更想不到中國的電影觀眾不僅認識她而且甚至喜歡她。

這一次她拍的戲，是做她在看一封文書，一個男子從後面走來，她見了非常驚訝的樣子，這鏡頭我們看着一共拍了四次，才拍成功，最後我和她們同拍了幾張照片，才興辭出來。

倫敦一般人大概都很愛看電影，所以戲院的座客常滿，戲院中的定價大概分兩種，兩種的價錢差得很遠，高價的可以隨時買票入座，便宜的座位就非在門口等待不可，戲院多半是連續放映的，可以隨人隨出，在門口等的人，便要等到裏

面的有多少個人看完出來，才可以補進多少個，所以戲院的門口，就常常駐滿了人，不過人們都很守秩序，彼此在門口排列像長蛇一般，全沒有爭先恐後的事情發生，倫敦常有驟雨，他們都能很耐煩地拿着雨傘站着等待，附近有些人乘機做生意，把椅子租給他們，租了的人便坐在椅子上披閱書報，候補戲院的缺額。

倫敦還有一種專映新聞片的影戲院，每日連續放映，收價比較便宜，我們也曾看過一次，剛映的是英皇登極的紀念片子。

我們在倫敦的時候不多，剛巧這幾天也沒有什麼好的英國片公映，所以祇看過一部珍哈羅 (Jean Harlow) 主演的美國片，又美國片子，到中國來的算最快，我到歐洲各處，各影戲院所映的所謂美國新片，大部份都是在中國時早已看過的，大概是美片到歐洲入口時審查得很嚴厲的原故，所以放映的時間便不得不弄遲了罷。

倫敦聽說是大霧著名的。可是我們在倫敦五日，不特毫無大霧，而且太陽非常好，不過時常有驟雨，所以出門時非帶雨傘不行，英國是被稱為紳士國的，馬路上的行人都有點紳士氣派，舉動矜持，態度沉着，有些日夜都穿着禮服，更覺得身份的嚴正，馬路很像上海的租界，因為英國人愛守舊的原故，所以市街上古

舊的建築及寺廟等，他們都不肯捨棄，馬路的開拓便不能齊整，街道便變成了歪斜曲折，有時很闊，有時很狹，屋宇也有許多陳舊不堪，到處充滿了保守的，古舊的空氣，交通器具則最新和最舊的都有，舊的如我們初到倫敦時所乘的汽車，新的如雙層公共汽車，雙層電車和地底電車等都有，行車的規矩也是我國一般的左上右落的，這次所到各國，紙有英國如是，其他的都是右上左落的。

倫敦的泰晤士河，就彷彿是上海的蘇州河一樣的污濁，裏面擠滿了許多小火輪，就等於蘇州河的貨船，河畔我們可見者巍峨的國會議院和其他偉大的建築物，泰晤士河畔有一個很美麗的散步道，閒着無事的時候，在這裏散步是很不錯的。

我們看見的地方還有著名的惠所敏尼士特禮拜堂，這禮拜堂是有千年以上的歷史的，建築非常宏大，裏面有歷代帝王和偉人的墳墓，著名文學家和詩人等都是葬在這堂內的，要有極大的榮譽的人，才能葬在這裏，此外還有一個無名英雄墓，紀念在歐戰中的戰死者，裏面既葬有這許多的名人，所以許多偉人的雕像都隨處豎立着，頗覺壯麗嚴肅，又這禮拜堂不僅是當為偉人的葬地，這不過是屬於禮拜室內的一部份地方而已，裏面還有宏大的廣堂，英國最莊嚴和最神聖的重

大典禮，都是在這裏舉行的，現代的英王喬治第五的加冕，和最近英王子與希臘公主的婚禮，也是在這禮拜堂內舉行的。

現在的王宮巴金葛斯宮殿，是在戈林公園的附近，我們曾在宮前經過，宮前有兩個黑帽紅衣的御林軍在巡守着，態度嚴肅，雖然有些小孩子們不知就裏，跑上前和他玩笑，他們也毫不理睬，一樣地目不旁視地往來巡遶，極示紀律之嚴整，宮前有維多利亞女王的大紀念像，左而眺望，就可以看倫敦博物館，博物館中百物雜陳，我們看了一天還不曾看了多少，要慢慢地細細看完，恐怕得費幾天的工夫呢。

倫敦的跳舞場多半開至十二時爲止，最遲也不過一二時，每至散場的時候，照例必奏英國國歌，各人起立致敬，然後出場，舞場的形式和普通的大同小異，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吃茶的地方大，跳舞的地方小，也差不多是歐洲各國舞場的通例。

倫敦的公園很大，有一天鄭武官請吃中飯，飯後和他的女公子及李太太劉太太到外面購買東西和遊公園去，公園裏面有河流，可以划艇，還有帆船，租船處的老女會教你怎樣控駛那些帆船的，園內另有一小河，是專供兒童們划船之用

的。

這裏的植物園也是植得一說的，那天我們去參觀，同行的還有梅蘭芳，熊式一，余上沅等幾位先生，園內好像一個大花園一般，滿植了全世界各種的植物，奇花異草，無所不有，另有極大的玻璃棚，裏面栽種了各種熱帶的植物，像椰樹這樣高大的樹木也有，這裏還有一種很美麗的蘭花，可是並無香氣，梅蘭芳先生覺得牠很可愛，想把牠攝入鏡頭，却被管理的人阻止，不知是何用意，到這植物園遊覽的人很多，裏面還有飲茶的地方，生意也很不錯，飲茶分兩種，一種是由侍役供奉的，一種是自己跑到櫃台去拿的，我以價錢也分兩樣。

飯後郭大使夫人和我相手掌，把各掌紋說得很詳細，大意說我的掌紋生得很好，將來是不會吃苦的，我希望她的話是對的，她又勸我有機會的時候，最好多學一種專門技術，以備不吃電影飯的時候來發展自己，她的盛意是很足感謝的，我願不要使她失望。

在倫敦最後的一天，下午我們到旅館對過的BBC無線電台參觀，BBC無線電廣播台是世界有名的大電台之一，這電台的建築有七八層之高，而在地底下，更還有七八層，以以連起來說，是有十四五層的了，我們先到下層的去觀

看，這裏完全是播音的總機器，我對於這些東西是外行的，不過這電器的繁多和各種機件的宏大，使外行的人也要感到牠的宏偉，地面上的幾層則完全是播音室，播音室的設備是經過很縝密的研究的，播送音樂的地方，一切的構造要適宜於音調的效果，播送話劇（即上流的所謂「觀音戲」），則又是另一種的構造方法，並且播送一齣話劇的時候，不是像上海一般的把對話的幾個人都擠在一個房子裏的，譬如他們播送一個在監牢裏的人和牢外的守兵的對話，則說囚犯對白的人，却是在另外的一個房子，這房子是特別構造的，務要他說出的聲音，使聽衆聽起來像是在牢裏的聲音一樣，至如在禮拜堂的聲音，在高樓的聲音等等，說的人都另外在一個房子，務使他的聲音能够表示出他的環境，一切設備但求效果的完滿，不怕設備的麻煩，做事的認真，真不愧是世界大電台。

至於其他各種複雜的配音，更不惜心力來求牠的逼真，對於支配調度聲音，則有一個總樞紐的地方專司其事，有些聲音須如何調節，或是有的聲音要先貯起來待時而發的，都由這裏總轄，毫不紊亂。

廣播台內還有一所特別的客室，裝璜得非常精美華麗，是專設此來供一般非職業播音者如名人藝術家等來播音時休息之用的。

因參觀播音台，耽擱了不少時候，想起會應熊式一先生的約去看他譯的「王寶川」，便立即趕到那公演的地點「小戲院」(Little Theatre)去，小戲院座位不多，構造很精細，頗能名副其實，我們到的時候台上早已開場，熊先生和梅蘭芳余上沅等各先生都早已在坐了。

「王寶川」就是我國京戲的「紅鬃烈馬」，熊式一先生把牠翻成了英文，介紹到這裏來，公演之後，獲得非常的成功，到了今晚，剛剛是這部戲的第二百次公演，賣座仍然不衰，總算是中國戲劇介紹到外國去的空前的收穫，戲台上佈景很簡單，當中一塊天空的畫景，兩旁掛了幾張中國的古舊的刺繡品，幾乎不能算是佈景，因為這些東西在倫敦無從購置，都是臨時從各收藏家借來的，設備不週也是沒辦法的事，演員的中國戲裝也是臨時從各收藏家借來，難免有點東拚西湊的不大調合，甚至那幾個番兵，身上所穿的竟是俄國的軍服，就算代表番服了，不過也是因為置備不易的原故，也無足怪的。

演員則完全是外國人，沒有唱戲，祇有對白，對白也自然是用英文的，台步則有點像京戲，有點像話劇，在我們自己中國人看來，自然覺得和中國戲劇有點兩樣，不過對於剛在嘗試演做中國戲劇的外國演員，是不能太苛求的，演員的表

演都認認真真，尤以做女主角王寶川的表演值得讚美。

台上所有使我們中國人看起來覺得很不舒服的地方，則是那兩個做檢場的人，（即是那拿跪墊遞茶盅等幫忙演員的零雜小事的人），那兩個檢場的都是外國人，他們身穿了中國長衣，頭戴瓜皮小帽，聳肩彎背，臉上撇了中國式的鬍子，把手籠在袖裏，裝出了一般外國人所形容中國人的衰弱的樣子，在台上走來走去的做檢場，我覺得這兩個人並非演員，又不是在做戲，如此的裝扮及矯扭造作，實在大可不必。

戲是全用對白的，上面已經說過，不過在過場的時候也稍爲配一點用唱片放出來的中國音樂，如胡琴三絃等所奏的樂曲，有些地方如跑馬等則也配上一點聲音，以求像真。

我因爲演員的服裝都是各處拚湊借來的，所以不很鮮明，而且也不很切合，因此就把這意思和熊先生說起，因爲這齣戲已公演了許多場，獲利自然很多，那麼爲什麼不索性寫信回中國定購一批齊全鮮明的服裝呢？熊先生對於這個意思也非常贊同，他也說本來有這個意思，不過外國的演員們都很迷信，他們以爲第一次穿了這衣服演戲而獲得了成功，就不願意再換別的衣服，他們相信頭一件衣服

是給他們很大的吉利的，便不肯把牠棄掉，可見迷信會怎樣地使人變得頑固，即使所謂有科學頭腦的外國人，也未能免俗了。

散場之後，我們還到後台參觀，熊先生介紹我見那做女主角的小姐，彼此握手，我向她致賀場功，因為當夜是第二百次公演紀念，散場後各劇員都到劇員俱樂部聚餐慶祝紀念，他們都堅邀我同去，可惜我因為早答應了馬太太的約，和她一道去吃消夜飯，所以未能參與盛會，便辭了出來，去赴馬太太之約，消夜飯是一個夜總會裏面吃的，來這裏的人都穿了禮服非常彬彬有禮，舞場還有舞蹈的表演，表演的東西和在上海百樂門所見的差不多，當夜我們吃了飯，跳了一兩次舞出來的時候，已經是午夜後的將近二時，也就是倫敦最後一夜的留連了。

四號早八時許，我們乘火車又過回巴黎，休息了兩天便又著途到日內瓦去，

◎再版預告◎

張恨水先生是小說界傑士人材故每有新著作皆能風行一時「現代青年」一書於人羣社會大有裨益出版未及兩週業已供不應求是證感人之深也茲經本社議決再版准於十月三十一日出書現已發售預約為數無多購者從速

張恨水最新傑作

現售預約十月卅一日出書
預約期間至出書日結止

社會小說 現代青年

「現代青年」是父兄教育子弟的南針，「現代青年」是墮落青年的清腦劑，「現代青年」是有為青年的良師益友，張恨水君所著的說部，用不着我們再來宣傳，但是這部「現代青年」確實值得向大家介紹，張恨水君所著的說部，是最進步的，「現代青年」尤其是最近傑作中最精采的一部，看！書中會告訴你們，什麼是現代青年的出路？怎樣作現代青年？自命為現代青年的人，他們是怎樣的青年？青年人應該怎樣去作，才能不會墮落，不正當的戀愛，是怎樣的可怕？什麼是純節的愛？戀愛與讀書有什麼關係？現代青年怎樣才能逃出資本制度的金錢餌？這些問題「現代青年」裏會給你滿意的答覆鄉村的人，城市的人，全不可不看這部最有趣、最沉痛的「現代青年」少作一次無意味的快樂，少看一次無意味的電影，便可以得到使你滿意的「現代青年」

全書精裝兩大厚冊二十餘萬言，每部定價國幣壹元貳角，現售預約特價六角，郵票代價十足通用，外埠函購另加掛號郵費一角，本書准於十月三十一日出書函購預約直寄本社。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總發行所奉天大西邊門外壯志里文藝叢報總社出版部

日 內 瓦

六號乘火車到日內瓦，於當夜十時抵步，中國國際圖書館館長胡天石先生和他的夫人都來接車，即帶我們到那早給我們預定的旅館，地點近中國駐日內瓦辦事處，而且對門就是胡先生他們的公館，得他們照料起來比較便當，一夜酣睡，第二天起來，便乘車遊玩日內瓦各地，日內瓦的風景，真不愧為世界最美的所在，隨處是青山綠水，好像上天特別偏愛於這個國際的首都似的，我們的車子一邊走着，無數的湮漪的綠水，無數的秀麗的青山都供養在我們的眼前，景色的清幽絕俗，可謂世無其匹了。

中飯是胡世澤公使請在使胡中吃的，飯後胡天石夫人和我們去遊柏來塢，裏是一個高山，要坐吊籠式的電梯上去的，電梯是橢圓形的車箱子，四週有玻璃，可以朝下觀看，在車箱裏坐約十分鐘光景，才可以到頂，將到山頂的時候，

大概因為氣壓的關係，覺得耳膜裏作響，山頂上有吃茶的地方，俯眺下面，美麗的湖山一一在目，晶瑩皎潔的雪山更爲清晰，有時藏在白雲中，天山相接，簡直分不出界線，待到雲消霧散時，則又清秀耀目，像人間的瓊樓玉宇，天然佳景，欣賞無盡，難怪四方遊客永年不絕了，吃完茶後，又在那裏買了些風景照片和紀念品，才乘原電梯下來。

當日還到中國國際圖書館參觀，圖書館址在湖邊，環境風景美極，該館建築非常宏麗，藏書甚多，中國歷代的畫也收藏不少。

後來又往國際學校參觀，這學校創辦了沒有幾年，學生有四五百人，所有的學生大半是各國來的，所以幾百個學生中，便包括了四十幾個不同的國籍，這是一間小學校，所以讀着全是小孩子，那裏第一個的中國學生就是胡天石先生的弟弟，是一九三三年進去的，其後於去年（一九三四）六月，中國才正式選派了十個幼童到這裏來讀書，因為費用很大，而且都要自己擔負的，所以到這裏來的學生多半是國內家境豐裕的子弟，十個當中，有兩位是蔣作賓公使的公子，兩名是名醫陸仲安先生的男女公子，兩個是齊香如先生的男女公子，其他的四個是許世英先生的孫女公子，賈成章先生的公子，名伶程豔秋先生的公子，和張靜江先生

的女公子，年齡最幼的十歲，最大的十三歲，他們預備到這裏留學七年才回祖國的。

我去看他們的時候，當中有一兩個大的都認得我，因為他們在中國的時候已經看過我做的電影，這班孩子們個個都給太陽晒得很黑，身體強健，精神很好，據胡先生說，他們初來的時候都很不慣，胡先生便有每星期日帶他們回家玩玩，過了不久之前，他們習慣有學校裏的生活，大家都覺得在裏面很快樂，胡先生再想帶他們回家玩，他們也不願意出去了。

當夜胡太太請我們在一家中國飯館裏吃飯，館裏佈置頗精美，一切都是中國美術的式樣，小菜弄得很可口。

第二天坐了胡公使的車子到馬特拉去遊玩，那裏的風景更佳，環境更純樸幽雅，途中還經過洛桑。

中飯是在一家鄉間飯店吃的，設備雖不若城中之華麗，然而簡單悅目，整潔異常，飯店門外滿植玫瑰，紅花綠葉，點綴得異常悅目可愛，飯店女主人見我愛這些玫瑰，便摘了數朵為贈，飯後我們再到一間古代的爵堡裏去遊玩。

堡的內外完全是中古時代的景物，堡四週環水，原先是用吊橋來通行的，現

在已經裝了木橋了，堡中遊覽是要買門票的。該堡佔地廣大，好像一座小城市一樣，屋內有餐室，會客室，議事廳，寢室等一切都保持着原來時代的色彩，餐室內的餐具，全完是錫製，形式都沒有現代一般的輕巧。裏面還有一個非常高大的壁爐，上面還吊着燒水的壺，下面有許多吊叉子，是那時用來烤豬羊或鴨鷄的，古色古香，可想見當日那些貴族們的浪漫生活，所有的椅子都鏤刻得很精緻很美麗，地下還有地窖，據說是當日設備來對付那些觸忤了堡內的貴族們的犯逆行刑之用的，堡上有很高的瞭望台，上下還有幾尊古式的砲台，專為保護這堡壘而設的，堡的一隅，尚保存有兩輛式樣很古舊的馬車，頗有歷史的趣味。

遊玩完畢，隨即趕回使館赴當日的茶會，被邀來會的有當地的外交團，及各國的賓客，約有百餘人，茶會後有吳鄭兩先生請往一間湖邊的飯店吃晚飯，飯店環顧風景極佳，總而言之，日內瓦的美景，真是隨處皆有的，飯後吳先生（吳凱聲先生的令弟）請往跳舞，跳舞的裝置頗特別，四壁都是用巨幅的繪畫來做背景的，據說這些畫都隨時更換，以新耳目。

日內瓦一普通居民的生活，大致都是很不錯的，據說平均每七個人就有一部汽車，生活的舒適由此可見，街道很整潔，人民也很敦厚。

— 歐 遊 雜 記 —

因爲在日內瓦逗留祇有兩天，所以「空谷蘭」等片公演時，我們早已離去此地，並且後此該兩片在各地公映時，我們也都早上歸途，沒有參與了。

新 出 版

張恨水君

改換筆錄大傑作

◎ 武 俠 小 說 ◎

鐵 血 情 絲

鐵血情絲是武俠小說第一部成功傑作。張恨水君思想雋妙，描寫溫犀深刻，所以他所著作的小說無一部不風行一時，但是他從來未作過武俠小說，最近他也改筆鋒，別開生面，作了一部武俠小說名爲「鐵血情絲」書中有你在別的書裏所未看見過的奇人奇事，該書在上海銷售之數目打破以先所著小說的記錄，書中的內容，超過一切武俠小說以上，愛看小說的人，不可不看這部最有趣味的「鐵血情絲」看！張恨水怎樣寫武俠小說，

全書三十六回精裝兩大厚冊三十餘萬言每部定價一元二角實售特價每部八角外埠另加郵費一角郵票代價十足通用函購直寄本社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奉天大西邊門外壯志里

總發行所文藝畫報總社出版部

意 大 利

九日午飯後，便由日內瓦乘車赴羅馬，車中過了一夜，到翌晨才抵步，沿途風景也很不錯，經過山洞很多，將至羅馬時，就漸漸看見許多斷垣殘圮，羅馬古代的遺跡便映入眼簾了，到車站時有使館中的館員廖小姐來按車，先到使館，拜會了劉文島大使，在使館中飯後，劉大使留我們談了一會，便往找尋旅館，結果下榻皇家飯店，

下午即有在上海潘公展先生府上會會面之薛先生來，和我們去遊覽羅馬最著名的鬥獸場，這鬥場約有三百呎長，八十呎闊，看台一行高一行的排着，可容五萬的觀衆，其建築的龐大，使人咋舌。

羅馬雖是後來基督教的中心，可是在那時候一切基督教徒都是羅馬王的眼中敦，當時的許多基督教徒都被拋到這場裏來喂那些從旁邊地窖裏放出來的飢餓的

獅子，那些殉道者，有男有女，甚至老人和小孩，也都在這千萬的羅馬人的歡笑當中給那些餓獅們撕得片片。

鬥獸場除了虐殺基督徒之用之外，還供當時皇室貴族及諸色人等觀看力士和力士的搏戰，或是力士和野獸的作戰，而那些力士們也都是皇室專僱來備搏戰取樂之用的，當時皇族的殘暴荒淫的生活，也可想見了。

這場一直到現在二千多年，雖然經了許多世代的變遷，但是一般的大致形像仍保留到現在，雖然斷石殘碑，已無昔日的盛況，可是尋奇探古，仍足共後人的憑弔的。

往後又去參觀無名英雄墓，這墓的雄偉壯麗，可謂至於極點，墓碑矗立在龐大的廣場中，各處還有許多美麗的彫像，都異常精美，使人低徊不止，這墓的參觀時間至下午六時止，過後即有大鐵柵從石級前地下上升，斷絕出入路線，無名英雄墓對過就是民衆廣場，現在意大利首相墨沙里尼的辦公室也就在那裏，他祇要走出他的辦公室的洋台，就可以對着廣場的民衆演說。

世界最有名最大的聖彼得禮拜堂，我們在這裏也參觀過了，聖彼得禮拜堂建做的意想不到的宏偉，真使人驚嘆，光是堂前的一片大理石的廣場，已經有六百

呎長，四五百呎闊的面積，堂裏四圍的大圓柱，和那高聳在空中的塔尖，崇高偉大，任何人看見也要驚嘆的，據說那四根支持着屋頂的圓柱，每根周圍就有一百三十多呎，這樣的一座建築物，真是世所有罕的。

禮堂中有耶穌的神像，背爲玻璃畫，陽光從後穿入，穿過黃色的玻璃畫，如萬道金光，映入心底，我們到的時候，剛有幾個嬰孩在這裏受洗禮，還有些老婦人在這裏低首默禱，到這堂裏的，男子一定要脫帽，女子則一定要戴有帽子，以示尊敬，有些從鄉間來頂禮的女子沒有戴帽的，都用頭巾裹頭而入。

羅馬的一所製片場，我們也曾往參觀過，這裏各處都種了花草，佈置的很美術，內有三四個玻璃攝影場，我們參觀的時候，正在拍一古裝的貴族家中宴會的戲，佈景也很華麗像真，據說該公司自己每年不過攝製一兩部片子，其餘的時候多半是租給別的公司拍片，我們又到化妝室去參觀，這裏的演員們都很舒服，無須自己化妝，祇要躺在理髮店裏一般的椅子上，就有專門的化妝師們和她們料理一切，無論理髮畫眉塗粉等，一切都無須她們自己動手，

至於意大利的片子我們也曾在這裏看過一部，寫貴族之荒淫生活，弱待平民等，演出平常，頗覺沉悶，並無若何超特的成績。

意大利的歌劇原是最有名的，可惜我們到這裏的時候天氣已熱，大劇團都已經歇夏停演，祇有一間小歌劇還在演着，因為戲院和劇團都規模很小的原故，我們看後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們又到過一個露天的遊藝場，裏面有舞蹈，有戲劇，及種種玩藝的表演，露天舞場也到過多處，最佳美的是在羅馬郊外的一所，這原是一座舊式的大花園，騎樓各處都掛着各種顏色的燈籠，掩映耀目，樹蔭處處，異常清幽，攀籐繞着各處壁柱，更覺雅麗，園內並有許多的雕刻美術品和噴水池多處。

我們所到過比較奇特的地方，大概要算一間吃酒的所在了。這吃酒的地方是在一個地窖裏的，四週滿排着一列列的架子，看來好像是圖書館似的，可是架子裏面却都藏着多年的各式陳酒，你要吃多少年的什麼酒，都可以從裏面倒給你吃，窖內的裝璜也很奇特，各處陳設着四百年前的古舊酒具，以為裝飾，我因不能吃酒，就要了一盤麵，那些麵弄得和中國麵差不多的味道，頗覺不錯。

我們到羅馬的時候，天氣已經漸漸熱起來了，赴海濱浴浴的人也已不少，我們有一天曾湊熱鬧驅車到海濱浴場遊玩，青藍色的海水，異常可愛，游泳和在海灘上晒太陽的也很多，水中還有各式的遊艇，供人玩耍。海中有一座亭子，是從

海濱直伸出去的，裏面有吃茶的地方，還有音樂隊奏樂，以娛遊客，環海則有許多新式的建築，大概是一般有錢人家築作避暑之用的。

羅馬的街道有的很熱鬧，有的很幽靜，隨處有古蹟，隨處有噴水池，隨處有美術的雕刻作品，這裏的女子大致都面目姣好，不過大半都身體肥矮，頗覺減色。

這裏的人都很愛午睡，到了午飯後，連商店也都閉起門來午睡的，這時的街上便靜寂異常，若要這時購買東西，就感到很大的困難了。

羅馬的中國使館建築佈置頗為華麗，我們到羅馬的第二天，剛逢中意聯歡會成立，第一次的茶會假座一間酒店舉行，到會的有意國當局的重要人物和外交部的官員等，中國人則幾乎全體到齊，當中有幾個是在這裏學陸軍的，見了人都先行軍禮，然後握手，齊燮元將軍的公子也是其中的一個。

在羅馬玩了幾天，因為已預早購定了康脫羅素的船票，便於十二號乘車至白林迪斯（一個新闢的小埠），到第二天十一時許才到，那裏沒有認識的人，也沒有使館，幸而同車中有位任校長的吳先生，他知道有一位賈先生也在這裏候船。這位賈先生是在中意聯歡中會過的，當即到旅館尋到了他，還承他請吃中飯，康

— 記 雜 遊 歐 —

特羅素號於四時開到，六時便又起碇，我們在其間便上了船，幾個月來的歐土之遊，到現在便轉向祖國的歸途中了。

回國途中

康脫羅素號船上非常舒服。生活很好。船上有種種遊玩的東西如投圈，跑木馬，跳舞，游水，電影等。比較從海參威到莫斯科的火車上的生活，是差得遠了。

起先我自己以為一定要暈船，便時常都多吃點東西，不料途中竟無風浪，每天四餐，每餐胃口甚佳，每食兼人之量，真是自己意想不到的事，船中由歐回國的同胞甚多，更兼有各種消遣的東西，更感不到寂寞。

船行數日，便抵波賽，泊岸時是午夜後的三時，雖在午夜，但因有船到步，當地居民為想做一筆意外生意起見，都早已起床做買賣，當地人的服飾有些像埃及裝的模樣，隨街強拉顧客，頗覺討厭，街道污穢，又在深夜，無足遊覽，原想買點紀念品，結果買不到什麼。

船抵蘇彝士運河，河面積很窄，可以望見兩岸的綠草紅花，和黃黃的沙漠，與熱帶地方所常有的棕櫚樹，出蘇彝士運河而至紅海，前聽人說紅海很熱，實在未見熱得十分利害，也許現在剛剛天熱我習慣了的原故。出紅海而至印度洋，乃抵孟買，抵步時極早，我還未起床，又聽說入城的路很遠，所以結果並未上岸，船又於十一時啓行。

船行約二日，又抵哥倫布，停泊約四五小時，便又啓行，這裏我們曾上岸遊覽，街道頗佳，此處多寶石店，專販珠石象牙飾物等，

又數日即抵星加坡，抵步時約在中午，未上岸時見碼頭上滿擠着人，未知是接客的還是來看船的，我們以爲華威公司分公司會有人來接我們的，不料上岸以後，却無一熟人，反而那許多我們以爲是要接別人的船和搭船的許多人，却都是來歡迎我們的。其中有片商，有新聞記者與及許多來歡迎的僑胞，華威公司也有人來，不過向未謀面，所以初見未能認識罷了。

碼頭上登上汽車後，圍觀的人非常多，使汽車簡直不能行動，好容易人們漸漸讓開了，我們便乘車環遊全境一遍，星洲風景很不錯，汽車穿過一個園子，裏面有大大小小數不清的許多猴子，三五成羣，隨處跳躍，毫不怕人，有時還從小

孩子手上搶東西吃，可謂奇極，當地人士隨又請到南天酒樓吃飯，同時有記者多人細詢在歐情形，還有許多報館要我題字，飯後各片商重又請我們再環遊各著名地方，並最後在那首先不費一彈而從馬來人的手上弄到了星加坡的英人的鋼像前拍照留念，到六時左右便回船上。

船抵香港時，約在四號，本來午夜後二時已經抵步，因為礙於規例，所以一直到早上才能上岸，當夜還大雨，有許多報館記者因為聽說我到港便來採訪，當夜既不許上岸，倒要他們在碼頭等了一夜，想起心裏甚覺歉仄，翌晨上岸，來歡迎的人很多，香港華威公司經理馮其良先生，及由上海趕來接船的上海華威公司卡毓英與鄭超凡先生等都來了，此外還有香港電影界代表譚先生也來碼頭歡迎，許多記者中，有沈吉誠先生，是在上海見過面的，當下馮其良先生就對我說，香港的電影界很希望我們能够在港逗留一兩天，我們因他們的盛意難却，結果便決定留港兩日，當即在船上把行李搬出來，由這影界特派來的歡迎小輪載我們到香港，即寓告羅侍打酒店，在船上未上岸時，便有許多記者要我訪問，我因時間忽忽，故約他們下午四時在圖敘晤。

中午時港中片商請我們在香港大酒店吃飯，飯後回旅館休息，再接見了各報

館的記者之後，便往拜訪何東爵士，談了一會，還承他請我們在家裏吃過茶後，才興辭出來，

到港之日，各戲院都想請我登台和觀衆相見，但因為我留港的時日無多，實在無法一一應命，結果便祇在當晚於中央戲院登台一次，與觀衆相見，並致愛護之謝意。

登台與觀衆相見後，復在該場中看一時事片，片中即記我們出門時的情形，時光如駛，曾幾何時，我們如今又重返祖國，看出國情形，歷歷在目，恍如昨日事，不勝感慨

我們在港的兩天，無論在商店購物或在馬路上，屢爲羣衆所包圍，甚或不能舉步，又我們到港之日，港中各戲院把換映我主演的片子，以示歡迎，港中人士對我們熱烈的厚愛，是我永不能忘記的。

第二天香港電影界又假座香港酒店開歡迎茶會，是日到會的人很多，許多來賓演說當中，還由周劍雲先生和我相繼的報告歐行經過大略，當日攝影記者拍照的非常多，還有有聲的新聞片的攝製，把我們的報告都收入片內。

會中我見到了許多戲劇界的名人如薛覺先及馬師僧等諸先生。薛夫人唐雪卿

女士是在上海的時候常常見面的，這次我到香港，承她陪我跑來跑去的購買東西，實在感激得很，又天一邵醉翁先生和陳王梅女士，聽見我到港來，特煩沈吉誠先生約我到他們家裏吃飯，我本極想去拜領，可惜因為時間忽忽，每個午晚的約會都早已預定，以致未能分身，至今尤以為歉。

是日茶會前，上午應利舞台主人之邁赴淺水灣酒店中飯，淺水灣沿途的風景非常美麗，海灘尤為壯美，我已經有十多年不會到香港來了，上次回來的時候，還是個小孩子，沒有什麼印象，想不到香港是如此秀美的。

中晚後隨又往筲箕灣參觀利舞台，利舞台的裝置很講究，無論一燈一椅，都很精美，我所看見過的中國舞臺劇的戲院中，要算這利舞臺最為佳美了。

是日晚飯後，隨即乘麥堅尼總統號返滬，幾個月的歐遊生活，便算告一結束了。

計自三月廿一日離滬出發，至七月八日回滬止，為時計四個多月，四個多月中，到過了不少的前所未到的地方，也看過了許多前所未見的事物，在我個人身心方面都獲得了很大的益處，看過了別人的長處，更深悟到自己的淺薄，我覺得我自己已在電影事業方面好像現在才剛剛起始，我願意在今後的時日中，更為努

力，希望可以較好成績供諸社會，以謝各界愛護我的厚意。

在我從各國觀察所得的看來，中國電影事業並不是沒有希望的，在經濟人才兩者都如此欠缺的環境中，仍能有今日這樣的成績，實在也是很難得的事，假如解決了經濟和人才的難題，中國電影不愁沒有和各國爭一日的短長之日，我希望國內各界人士對於這新興的事業能够極力協助，彼此努力，以達到成功之日。

承良友公司之約，我把歐遊中的見聞大約如上述的報告出來，其中關於電影方面的考察，我想周劍雲先生日後也定有很詳細的文字公開發表，所以這裏關於電影方面的祇記個梗概，以免重複，為讀者興味的原故，所以比較注重於見聞雜記方面，行旅忽忽，以上所說的容或有不詳細或錯漏的地方，定所難免，這都得請讀者原諒的。

又這次歐遊所經各地，承各地使館人員及中外人士的懇勤招待，都在此一一致謝。

記者陳亦雲附識。

